

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 ——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

劉瑋琦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提 要

本文嘗試利用考古材料，檢視東魏北齊時期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風格迥異的原因與背景。藉由對鎮墓俑的風格討論與造型分析，提出最晚在北齊初年，鄴城與晉陽這兩都城就設有官方作坊的可能性，而且在皇帝的詔令下，王都所在的鄴城地區隨葬俑不僅出現皇室使用的官方樣式，還出現一般墓葬使用樣式，隨葬俑有明顯的一致性風格。霸府所在的晉陽地區出土的隨葬俑卻呈現個別性，未出現一定的官方樣式，這或許是在晉陽本身軍政角色的特殊性影響下的結果。不過隨著帝王與官員頻繁且密切地往來這兩地區，胡文化較盛的晉陽地區隨葬俑的造型，確實受到有著北魏洛陽文化傳統的鄴城地區影響。

關鍵詞：東魏北齊時期、鄴城、晉陽、鎮墓獸、鎮墓武士俑、官方樣式

前言

西元 534 年北魏孝武帝與丞相高歡的關係緊繃惡化，孝武帝西奔宇文泰，高歡在派人追帝不成之下，改立孝靜帝，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¹ 強行遷都鄴城，北魏政權從此分為東西兩個政權。本文所謂「東魏北齊」指的是，西元 534 年到 577 年這段時間，統治今日的山西、河南南部、河北、山東與蘇北等地的政權，名義上這是屬於兩個不同國號的王朝，但東魏的皇帝孝靜帝元善見為一傀儡皇帝，王朝實際掌權者高歡和高澄，與北齊的開國君主高洋為父子與兄弟血脈相續。從政治角度來看，東魏與北齊時期政策的推行具有連續性，不因改朝換代而有所差異，因而將其視為一體。

532 年北魏政權的丞相高歡平定晉陽後，提出「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² 出現了「洛陽—晉陽」兩都制；³ 534 年遷都鄴（今河北磁縣）時，在王都鄴之外，晉陽（今山西太原）這個霸府擁有與王都相似的特殊地位。在鄴城者為原本居住於洛陽地區的胡漢土族官僚體系、洛陽宮廷的工匠與居民；晉陽者是一群以高氏皇族為中心的懷朔集團，與跟隨高歡到此的三州六鎮胡人。高氏統治者經常往來於鄴與晉陽這兩個政治中心，不過從考古出土物看，這兩地區隨葬俑的造型風格明顯不同，鄴城地區（鄴城與冀、定、滄、幽）隨葬俑的面相與外型，皆承襲北魏末期的清秀造型，只是體態日漸豐腴；晉陽地區隨葬俑面相渾圓，凸腹圓鼓，體型壯碩。

鄴城與晉陽為東魏北齊的王都與霸府，同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可謂「兩都制」的施政模式，⁴ 王都鄴城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至於晉陽的重要性，從「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⁵ 便可知曉，國家的實際領導者皆在晉陽發號命令，其地位甚至超越王都鄴城；乃至於北齊時期的統治者除了文宣帝高洋在鄴城即位外，其他者皆在晉陽登基。這種看似統治者同等重視的兩個都城，本應文化差異相微，可是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的差異，顯示著二地文化氛圍上的不同，也因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

1 （唐）李百藥，〈神武下〉，《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二，頁 18。

2 （唐）李百藥，〈神武下〉，《北齊書》，卷二，頁 18。

3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兩魏齊周時期的霸府與王都〉，《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00。

4 關於兩都制的詳細內容，參閱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兩魏齊周時期的霸府與王都〉，頁 300-308。

5 （唐）李百藥，〈神武下〉，《北齊書》，卷二，頁 18。

葬俑造型之特殊，屢受學者關注。

關於造型源流的探討，佐藤雅彥從山西韓裔墓中隨葬俑的造型風格指出，北齊晉陽地區隨葬俑與佛教造像間的關係，他提到北齊時期的隨葬俑太過於強調身體豐腴的肉感，不見北魏隨葬俑流麗的表現方式，這種人物造型在北魏時期開窟的雲岡、龍門石窟與北齊時期開窟的響堂山石窟中造像發現。⁶不過秋山進午提到，東魏佛像雕刻整體感覺上較扁平硬質，東魏時期的隨葬俑已經以圓渾的造型呈現；⁷八木春生也不認為東魏時代見到的隨葬俑造型來自佛教造像的影響，而是將當時統治階層鮮卑人的體型忠實呈現。⁸矢部良明則指庫狄迴洛墓中手足舞蹈的胡俑，為西域系統的人物造型，⁹屈志仁更進一步指出茹茹公主墓與庫狄迴洛墓中薩滿俑的帽飾和外衣、崔昂墓中鎮墓武士俑臉上絡腮鬚與小山羊鬚樣式等，皆非漢人樣式，可見到來自中亞地區的樣式。¹⁰

關注於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風格造型不同的探究，矢部良明是最早提出者，他指出鄴城地區的高雅墓、堯趙胡仁墓與李希宗墓中隨葬俑造型沿續自北魏洛陽時期隨葬俑的造型；晉陽地區的韓裔墓與庫狄迴洛墓中隨葬俑則面帶微笑、體態肥大，造型較樸素。¹¹富田哲雄進一步提出是時代與地域因素，造成晉陽與鄴城兩地區隨葬俑服飾與裝備不同，造型也出現微妙變化；並指出鄴城地區隨葬俑嚴謹與具穩定感，太原地區隨葬俑則重寫實的表現。¹²楊泓、八木春生與小林仁皆提到，在鄴城地區和山東地區的隨葬俑仿效北魏洛陽時期，而晉陽地區隨葬俑豐圓壯碩，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小林仁更提出鄴城地區隨葬俑不僅受到洛陽地區影響，從俑身上所遺文字來看，應該也受到鄧縣與襄陽的南朝畫像磚影響；晉陽地區隨葬俑強調圓壯的外型能見到來自大同地區的傳統。¹³

6 佐藤雅彥，〈北朝の土偶〉，收入氏著，《陶磁・土偶》（東京都：平凡社，1972），頁179。

7 秋山進午，〈中國古代の土偶〉，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0》（東京：小學館，1982），頁263。

8 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收入曾布川寛，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頁71。

9 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6號（1981），頁72。

10 James C.Y. Watt, "Luogang and After, 6th Century in the North," in James C.Y.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2004), pp.238-243.

11 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頁63-85。

12 富田哲雄，〈陶俑〉（東京：平凡社，1998），頁125-127。

13 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71-72。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131-135。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佛教藝術》，297號（2008），頁43-70。

矢部良明曾指出「北朝陶俑新的表現能力的開拓，及新造型的成立與技術革新有很大的關係。」¹⁴ 強調隨葬俑風格與技術革新有關。楊泓則深入的討論，提出鄴城地區工匠可能來自洛陽，因而保有與承繼北魏洛陽時期隨葬俑的技術，晉陽地區則是當地工匠，所以出現地方色彩。¹⁵ 八木春生進一步提出東魏北齊時期隨葬俑是以模具來製作，且隨葬俑模具皆具流通性，只是晉陽地區俑的模具僅在晉陽地區流通，而他觀察到從徐州地區出現與安陽地區相似的隨葬俑，證實鄴城地區的隨葬俑模具出現跨地域移動。¹⁶ 小林仁不僅認為東魏北齊時期隨葬俑製作上使用模具，還認為北齊時期隨葬俑出現兩大樣式，與這兩地區皆存在自己的官營工坊有很大關係。¹⁷

從上述各位學者對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的討論，可知此議題的複雜性。然，根據《北齊書》載，統治者經常往來於王都與霸府，使得這兩地區的人員往來密切，在兩地人員密切的往來之下，難道不會對這兩地區隨葬俑的造型產生影響嗎？北齊文獻資料雖不足，然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唐六典》雖記錄唐代官制，但其為北朝史料的重要集成。¹⁸ 據《唐六典》載「北齊太府寺統甄官署，……甄官令掌管供琢石與陶土之事，凡磚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準，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¹⁹ 此說明有官方掌控的準則，或許也表示北齊存在官方樣式。至於官方樣式指揮下的作品是否由單一或多個作坊完成並無論述，程準的限制有否因晉陽與鄴城而有差異未見說明。再者，東魏北齊政權雖在同一家族的控制下，但東魏與北齊的政治環境變化，統治者的喜好各異等政治因素，是否超越這兩地區隨葬俑風格造型的地域性，成為影響隨葬俑的重要因素？本文試圖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討論，將先行對隨葬俑進行分期分型的風格討論，並以此分辨時代遷移與隨葬俑風格變化的關係。

過去東魏北齊時的墓葬資料以河北、河南地區較豐富，近十年山西地區不斷

14 矢部良明，〈貴族の時代の陶磁器〉，收入氏著，《中國陶磁の八千年》（東京：小學館，1982），頁 266。

15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1-135。

16 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 71-72。

17 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63-65。

18 高明士提到，在探究魏晉南北朝的典章制度時，《唐六典》為一貴重的資料；陶希聖編校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時，談論到北齊中央政府時亦以《唐六典》為依據。參閱高明士主編，〈魏晉南北朝史（三）〉，《中國史研究指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177。陶希聖編校，〈中央政府〉，《中國政治制度史——魏晉南北朝》（臺北：啟業書局，1979），頁 92-130。

19（唐）李林甫等撰，〈將作都水監〉，《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二三，頁 597。

有北齊時期重要墓葬的考古報告發表，賀拔昌墓、□莫陳阿仁伏墓、狄湛墓、庫狄業墓、張海翼墓與竇興墓的出現補足晉陽地區官員墓葬不足，尤其是徐顯秀墓的出現，更豐富此地區墓葬資料。鄴城地區更因南水北調工程也出土一些東魏北齊墓葬，如安陽固岸地區的墓葬群、賈進墓等，這些墓葬的出土讓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風格演變更加明顯清楚。因此本文將從晉陽與鄴城地區墓葬中隨葬俑的探討，了解隨葬俑造型風格是否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關於東魏北齊時期的墓葬分區，學者分法各異，楊効俊細分為河南安陽與河北磁縣的京畿地區、山西太原與祁縣的晉陽地區、山東的青州與齊州地區、河北中部的幽州、瀛洲與冀州，和蘇北的徐州地區；²⁰ 楊泓分為三區，即是山西太原的晉陽地區；河南北部一小部分、河北大部分的鄴城地區；山東青州與濟南一帶與蘇北徐州的青齊地區。²¹ 由於本文試圖討論東魏北齊時期王都與霸府兩大地區隨葬俑造型風格，以見兩都的異同現象與其背後的問題，因此本文主要採用楊泓的分法，但在細談鄴城地區隨葬俑問題時，又會採取楊効俊的分類，至於山東與徐州地區的墓葬則不在此討論範圍內。

二、隨葬俑造型風格探討

534 年高歡擁立孝靜帝後三天決定遷都鄴城，至北周攻陷鄴城止（577），鄴城一直是東魏北齊的王都。目前在鄴城地區出土隨葬俑墓葬，有高雅墓（537）、元祐墓（537）、堯趙胡仁墓（547）、高長命墓（547）、河南安陽固岸墓地 M23、M51、M2（之後稱這三個墓葬為安陽固岸 M2 墓、安陽固岸 M23 墓與安陽固岸 M51 墓），²² 茹茹公主墓（550）、元良墓（553）、灣漳墓（560）、崔昂墓（566）、堯峻墓（567）、和紹隆夫妻合葬墓（568）、常文貴墓（571）、賈進墓（571）、范粹墓（575）、李希宗墓（576）、高潤墓（576）、李希宗墓（576）、河北省吳橋 M3 墓（本文稱之吳橋 M3 墓）與封氏墓群等，這些墓主的身分從無官職的士族到王爵、皇室等（見附錄一）。

20 楊効俊，〈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考古與文物》，2000 年 5 期，頁 79。

21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1。

22 據〈河南安陽固岸墓地考古發掘收穫〉知，固岸墓地出土的東魏墓埋葬時間主要集中在武定年間，北齊墓葬時間為天保元年至天保六年（550-555 年）。參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固岸墓地考古發掘收穫〉，《華夏考古》，2009 年 3 期，頁 20。

晉陽為東魏北齊時期的霸府是國家實際政權所在，其政治地位不亞於鄴城。目前出現於晉陽地區的北朝墓葬都為北齊時期墓葬，有賀拔昌墓（553）、□莫陳阿仁伏墓（555）、竇興墓（559）、張肅墓（559）、賀婁悅墓（561）、庫狄迴洛墓（562）、狄湛墓（565）、張海翼墓（565）、韓裔墓（567）、庫狄業墓（567）、婁叡墓（570）、徐顯秀墓（571）、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墓主身分有皇戚、功勳王、胡人將軍與處士。（見附錄二）

鄴城與晉陽兩地區的墓葬雖遭到不同程度破壞，有幸保存下來的隨葬俑數量不算少，使這兩地區隨葬俑的風格傾向明顯。

（一）隨葬俑組合與特徵討論

據《隋書》記載，北齊是一個重視禮法的朝代，尤其是喪葬之禮，各階級喪儀使用的器物皆有等級之分，其中隨葬俑更是考察葬者身分地位的重要工具。²³ 歸納整理東魏北齊的墓葬，發現此時期隨葬俑呈現與北魏洛陽時期相似的內容，有鎮墓獸和模擬死者生前的出行儀衛、鞍馬、牛車、駱駝以及男女僕俑組成的俑群；只不過在承襲北魏洛陽時期制度的同時，似乎也順應了墓主原本熟悉的習俗，因此鄴城與晉陽兩地區的隨葬俑內容又有些許不同。再者俑的外型也能呈現墓主人的文化特性，鄴城與晉陽兩地區分屬漢文化與胡文化性質者活動區，隨葬俑似乎也呈現這兩地區的特色。

1. 隨葬俑組合

東魏北齊隨葬俑大致上延續北魏洛陽時期的組合，根據功能可分為四組：鎮墓俑、出行儀仗俑、生活樂俑與舞俑、庖廚用具與僕俑。²⁴ 鎮墓俑大都由一對鎮墓武士俑與一對鎮墓獸（人面獸與獸面獸）組成。出行儀仗俑是展現墓主身分地位的鹵簿俑，這些俑的名稱皆根據其手上的儀仗物或是服飾來稱呼。生活樂俑與舞俑為一些日常生活上具娛樂方面的舞蹈俑與音樂俑。庖廚用具與僕俑指的是廚房中的女僕俑，像是持盆俑、端箕俑與廚房用具等明器。這四組隨葬俑與明器中，鎮墓俑的組合是最固定的，其他組合的隨葬俑皆略有出入。

就出行儀仗俑，晉陽與鄴城出土的俑組合，皆在北魏洛陽時期的框架下呈現。

23 蘇哲，〈東魏——北齊的壁畫墓〉，《魏晉南北朝壁畫墓の世界：絵に描かれた群雄割拠と民族移動の時代》（東京：白帝社，2007），頁142-147。

24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131。

鄴城地區的出行儀仗俑包括甲騎具裝俑、甲冑騎兵俑、儀衛騎俑、軍樂騎俑、持盾俑、箭囊俑、侍衛俑、軍樂俑（擊鼓俑與吹奏俑）、圓頂風帽俑、文吏俑、籠冠俑、女侍從俑、男侍從俑等。晉陽地區的出行儀仗俑有甲騎具裝俑、軍樂騎俑、儀衛騎俑、甲冑騎兵俑、持盾俑、佩劍俑、背盾俑、侍衛俑、軍樂俑（擊鼓俑與吹奏俑）、三稜風帽俑、文吏俑、籠冠俑、女侍從俑、男侍從俑等。如仔細推敲兩地出行儀仗俑，首先發現鄴城地區的箭囊俑與雙手握於胸前的圓頂風帽俑不見於晉陽地區；晉陽地區的佩劍俑、背盾俑、持劍女侍俑與三稜風帽俑不常見於鄴城地區。其次，鄴城地區的文吏俑、籠冠俑、女侍從俑與男侍從俑的手勢與姿態多變化；晉陽地區最特別的是出現頭戴小冠、手持劍的女侍俑，而且儀仗型俑中除了女侍俑樣式多變外，其他者皆較單一樣式。再者，兩地區的儀衛騎俑也不盡相同，鄴城地區多為侍衛型騎俑且種類單純，少數的皇室墓中出現籠冠騎俑與文吏騎俑；晉陽地區種類與樣式多，不僅出現侍衛型騎俑，更出現少數民族模樣的俑，像是賀拔昌墓與徐顯秀墓中皆見到北方游牧的騎俑與騎兵吹奏俑等。²⁵

侍僕俑方面，東魏北齊時期侍僕俑種類與數量皆較北魏洛陽時期少，北魏洛陽時期出現的執盆俑、端箕俑、抱嬰俑、抱鏡俑、老婦俑、抱瓶俑與胡俑，在鄴城地區則只剩下執盆俑與端箕俑，有些墓葬會出現胡俑；晉陽地區僅見少數墓葬出現跪俑。生活樂俑與舞俑方面，在北魏的平城與洛陽時期墓葬皆可見到，²⁶ 其種類與數量相當齊全，有撫琴者、打擊者、吹奏者，不過在東魏北齊時期的鄴城地區僅出現在茹茹公主墓與灣漳墓這兩個皇室墓，晉陽地區則未見到。

2. 隨葬俑的特徵（見圖表一～六）

（1）鄴城地區

隨葬俑大都長圓臉，寬額豐頰、細眉長眼略為上揚，嘴角上翹，略帶笑意，面相清俊，平胸收肩，體態勻稱修長，有些俑身體出現「 $\angle$ 」字型體線。侍衛型俑的

25 Zhang Qingjie, "New Archaeological and Art Discoverie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Period in Shanxi Province," *Orientalia*, 5(2002), p.59. 根據《北史·突厥》「其俗：披髮左衽…」，頁3287，學者以為這些編髮騎兵俑應為突厥。參閱張慶捷，〈虞弘墓石槨圖像整理散記〉，《藝術史研究》，5輯（2003），頁203。

26 平城時期的大同雁北師院M5墓與司馬金龍墓中皆有一組女樂俑，洛陽時期則見於偃師前杜樓北魏石棺墓、元邵墓與楊機墓。參閱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頁221，圖版11。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前杜樓北魏石棺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2期，頁43-44，圖版17、18、1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碑室墓M5〉，《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3期，頁32，圖19、20。

服飾分為兩大類：著鎧甲者有額繫護甲風帽、身穿襴褶鎧的箭囊俑，與頭戴盔、身穿明光鎧的持盾俑；未穿鎧甲者有頭戴小冠、扎巾或捲沿風帽，身穿圓領寬袖外加翻領半袖衫褲褶服，或袒右肩圓領寬袖褲褶服。軍樂俑大都頭戴尖頂風帽，少數頭戴小冠，全都身穿袒右肩窄袖褲褶服。儀仗型俑則依服飾分為文吏俑、籠冠俑、圓頂風帽俑、女侍俑、披裘俑等。文吏俑頭戴小冠、身穿圓領寬袖的衫或袍，外套襴褶（不加襴褶者為侍從俑）；籠冠俑頭戴黑色漆紗籠冠身穿深衣；圓頂風帽俑頭戴圓頂帽裙披肩的風帽，外披合口衣領打結兩袖空垂的套衣；披裘俑則頭戴軟巾身披裘。女侍俑依服飾分為兩型，一為身穿右衽交領寬袖衣，另一著開領窄袖長衫腰繫長裙。

東魏初期（534-542、天平至興和年間），就目前出土資料中，元祜墓僅見持盾俑，其他隨葬俑皆出自高雅墓。細眼彎眉、鼻骨挺直、小嘴微浮笑意為隨葬俑共同特色，但相較於侍從俑、持物俑等的細長臉、長頸、雙肩窄小的身型，持盾俑與擊鼓俑則為長圓臉、肩寬的體態。元祜墓中持盾俑雙手下垂、頭戴捲沿帽、身穿大翻領右衽窄袖褲褶服，始見於536年洛陽地區楊機墓。²⁷高雅墓中持盾俑頭戴盔、身穿明光鎧為新樣式，一手下垂一手曲舉至胸的手勢，見於北魏末年王溫墓、聯體廠M2墓與元邵墓；文吏俑頭戴小冠、身穿寬袖袍襴褶衫大口褲，雙手握於胸前的樣式，也見於北魏洛陽後期這三個墓葬；²⁸擊鼓俑頭戴披肩風帽、身穿交領褲褶服，與北魏洛陽晚期元邵墓者相似。此外，高雅墓中還出現北魏洛陽時期未曾出現過的圓頂風帽俑，但卻是東魏北齊鄴城地區墓葬常見的儀仗型俑。

東魏晚期（543-550、武定年間），隨葬俑除了安陽固岸M51墓者呈現細長臉、長頸、纖細的身軀與高雅墓者相似外，其他者皆呈現頰豐、下頷飽滿、嘴角略帶笑意、感覺明快，俑的身型略為寬厚，如高長命墓中持盾俑以小圓臉與圓肩，讓體型較顯壯碩；堯趙胡仁墓與茹茹公主墓者則以收肩與「 $\angle$ 」型體線，將俑身軀的量感充分表現出來。這些隨葬俑的姿態與服飾仍和北魏洛陽時期相近，就侍衛俑，茹茹公主墓、高長命墓、堯趙胡仁墓中的持盾俑，皆承襲536年洛陽地區楊機墓持盾俑姿勢。堯趙胡仁墓與安陽固岸M51墓中箭囊俑，頭戴小冠、身穿翻領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磁縣北朝墓群發現東魏皇族元祜墓〉，《考古》，2007年11期，頁3-6；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楊機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年11期，頁58，圖6。

28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頁219。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5期，頁41-42。

半袖褲褶服、一手在胸一手下垂，為北魏洛陽後期聯體磚廠 M2 墓與元邵墓中持盾俑樣式；茹茹公主墓與高長命墓中箭囊俑，身穿的襦襜鎧不同於洛陽地區魚鱗襦襜鎧，不過雙手下垂的手勢曾見於楊機墓中的持盾俑。軍樂俑雖與洛陽時期一樣頭戴尖頂風帽（高長命墓出現頭戴小冠），但服飾從洛陽時期的交領褲褶服變成袒右肩褲褶服，為鄴城地區軍樂俑之後的主要樣式。儀仗俑來說，茹茹公主墓中文吏俑一手在胸一手下垂的樣式，見於 526 年前後的染華墓與洛陽 C9M315 墓；²⁹ 茹茹公主墓女官俑下垂的右手將裙襞輕輕提起的姿勢，採用永寧寺（519）、³⁰ 北魏元邵墓與楊機墓中女侍俑的手勢，更可見於北魏洛陽時期聯體磚廠 M2 墓中籠冠俑（或女官俑）；堯趙胡仁墓中頭梳雙辮高髻，一手橫過腰際一手下垂的女侍俑，狀似楊機墓中頭梳雙辮高髻的女侍俑。至於高長命墓與堯趙胡仁墓中雙手下垂的文吏俑、籠冠俑，與雙手握於胸前的女侍俑（高長命墓者頭梳扇型髻、身穿寬袖腰束帶長裙，堯趙胡仁墓者頭梳雙髻、身穿交領寬袖衣褲），和茹茹公主墓中頭梳扇型髻、身穿寬袖腰束帶長裙、雙手曲舉到腰作張開狀的女侍俑，皆為新樣式。

北齊初年（550-561，天保至皇建年間）的墓葬中，灣漳墓隨葬俑最能呈現鄴城地區工匠高超的技藝，這些俑雖都細長眼彎眉，但並非若無表情的站立，有些俑上眼瞼較彎，雙唇緊閉嘴角略凹，狀似微笑；有些俑兩眼張開，眼與眉骨線條明顯，能感覺到其克盡職守；有些俑一眼眯眼一眼張開，嘴角下垂，有些嚴肅；也出現頭略低下，呈現略有所思的神情。基本上隨葬俑大都承襲於東魏晚期（武定年間）的樣式，如雙手下垂的文吏俑、持盾俑與箭囊俑，雙手握於胸前的風帽俑。不過也出現略加變化的隨葬俑，如元良墓與安陽固岸 M2 墓中持盾俑的盾牌從身旁移到身前，灣漳墓中籠冠俑則從雙手下垂改為一手下垂一手握在腰際；元良墓頭梳元寶髻的女侍俑將拉裙樣式改為將裙襞提至臂上。更出現以寬廣、挺拔的胸部展現壯健體魄的新樣式俑，如灣漳墓中頭戴捲沿帽、身穿袒右肩褲褶服的軍樂俑；元良墓與安陽固岸 M2 墓中頭戴小圓頂風帽、身穿袒右肩褲褶服擊鼓俑；元良墓頭戴三稜風帽、身穿圓領窄袖長袍、一手曲舉至肩一手在腰際的三稜風帽俑；而灣漳墓中頭戴盔身穿鎧甲的騎兵俑，以胸甲部位膨脹產生的張力感表現俑的健壯。

北齊中後期（565-576，天統至武平年間）各類隨葬俑大都在東魏末與北齊初樣式的框架下，如范粹墓中持盾俑、箭囊俑、軍樂俑，高潤墓中籠冠俑與文吏俑，

2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 年 9 期，頁 47。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堯峻墓與封氏家族墓中拉裙的女官俑、范粹墓與李希宗墓中拉裙女侍俑、李希宗墓中頭梳雙髻身穿交領寬袖衣褲雙手握於胸前的女侍俑、高潤墓與堯峻墓中束髮身穿開領寬袖衣與長裙雙手握於胸前女侍俑等。不過有些俑在服飾上出現變化，像是高潤墓、李希宗墓與堯峻墓中持盾俑皆頭戴捲沿帽、身穿袒右肩褲褶服，高潤墓與吳橋 M3 墓箭囊俑又穿起曾出現於洛陽楊機墓中箭囊俑身上的魚鱗襴襠鎧。此外更出現新樣式的隨葬俑，像是吳橋 M3 墓出現圓頂風帽形象的持盾俑，高潤墓中有雙手握於胸前的三稜風帽俑。

（2）晉陽地區

隨葬俑大都面相渾圓、廣額、頰豐、方頤，體態圓柔、寬肩、短頸、膀圓與厚胸，有些俑腹部的贅肉略略突起，或腹部出現狀似下垂的肉，將身軀的肉感充分的傳達出來，尤其是侍衛俑還出現圓肩與鼓腹，有的上半身更是圓厚，出現上寬下窄的體態，楊泓稱此體態為梭形。³¹ 侍衛俑的服飾也分為兩大類：一為，頭戴盔身穿明光鎧，或是頭戴盔身穿魚鱗鎧披氅，或者頭戴三稜風帽身穿明光鎧；另一種是頭戴折沿帽、披緣帽，身穿翻領雙袷套衣褲褶服、或圓領窄袖長襦衣，或是袒右肩圓領窄袖衣。軍樂俑多為頭戴三稜風帽、身穿袒右肩窄袖即膝襦與長褲。儀仗型俑可分為文吏俑、籠冠俑、三稜風帽俑、女侍俑與披氅俑，文吏俑、籠冠俑與鄴城地區相似，披氅俑則頭戴三稜風帽身穿圓領長袍，女侍俑出現兩種服飾，一為交領窄袖長裙，另一是交領寬袖衣與長褲者。

北齊初年（550-561，天保、皇建年間）隨葬俑較具肉感與圓柔感，多以對比方式表現人物的豐腴，如賀拔昌墓（553）中背盾俑出現寬大多肉的臉與小巧的五官，肥滿下垂的手臂與過小的手掌；騎兵俑則有異常肥厚而豐滿的臀部與過於嬌小的腳（圖 1）。□莫陳阿仁伏墓（555）隨葬俑雖不復見肥滿下垂的手臂，而是出現細長條狀的手臂，和細小如幼童般手掌，這種纖細手臂與壯碩身軀不成比例的呈現方式，常見於晉陽地區下期的侍衛俑（圖 2）。賀婁悅墓（560）隨葬俑的面部與軀幹雖也飽滿，但不再呈現多餘的肉感，而是以身軀的量感表現鮮卑人的體態（圖 3），這種以身軀的量感呈現隨葬俑體態的方式為下期隨葬俑的主要特色。

晉陽地區隨葬俑雖與鄴城地區隨葬俑或許因地域性因素有所不同，如賀拔昌墓風帽俑頭戴三稜風帽、身穿長襦衣、一手下垂一手在腰際；□莫陳阿仁伏墓與賀婁

31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2。

悅墓中佩劍俑皆頭戴盔、身披長氅、腰掛劍、一手下垂一手在腰際；□莫陳阿仁伏墓中軍樂俑頭戴捲沿帽、身穿鮮卑樣式的袒右肩窄袖即膝襦褲，張肅墓與賀婁悅墓中頭戴三稜風帽、穿袒右肩窄袖即膝襦褲鮮卑樣式軍樂俑，皆僅出現於晉陽地區。此外，賀拔昌墓與賀婁悅墓中發現，背盾俑頭戴盔、身穿明光鎧的服飾，與鄴城高雅墓中持盾俑相似，而一手屈舉至肩一手橫在腰際的手勢，見於洛陽時期的聯體磚廠 M2 墓中箭囊俑；文吏俑一手在腰際、一手下垂的樣式與茹茹公主墓者相似；女侍俑頭梳圓球雙髻、身穿交領寬袖衣樣式，與鄴城高長命者（547）相似。這些俑不只是衣裳與姿態與東魏鄴城地區相似，也與北魏洛陽時期相近，可見早期晉陽地區也受到洛陽影響。

北齊中後期（562-576，河清、天統、武平年間）晉陽隨葬俑不僅感覺豐腴，還更加強調身軀的渾圓與壯碩，如 562 年庫狄迴洛墓隨葬俑的臉與軀體均呈現豐滿與渾厚，學者提到此墓俑是北齊大型化的開始。³² 且從 565 年開始，為了強調鮮卑人渾厚的身軀，隨葬俑出現更加不協調的身體比例，如狄湛墓中的背盾俑與軍樂俑，皆以過於纖細的雙臂，將身軀的壯碩表現無遺；有些俑則以腰身特長呈現俑的高大，如庫狄業墓與徐顯秀墓中佩劍俑。至於姿態多樣的騎兵俑雖仍有著小腳與圓臀，但不再出現如前期之肥厚豐滿的臀部與大腿，而是強調人型俑上身的壯碩，明顯與鄴城與洛陽風格差異甚鉅（圖 4）。

這期軍樂俑與風帽俑大都延續北齊初年晉陽地區樣式，但在庫狄業墓中出現頭戴尖頂風帽，身穿交領長袍衣與長褲的風帽俑，為一特殊樣式。至於侍衛俑從 567 年之後就以袒右肩服飾為主，像是韓裔墓、徐顯秀墓與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中的侍衛俑，就頭戴捲沿帽、身穿袒右肩褲褶服；庫狄業墓與婁叡墓中持盾俑，則頭戴捲沿氈帽、身穿袒右肩長襦衣褲。此外在狄湛墓、徐顯秀墓與庫狄業墓的持盾俑，雖穿明光鎧，但頭不再戴盔，而是捲沿風帽或三稜風帽；佩劍俑都穿著魚鱗鎧甲，除了出現延續北齊初年的身披長氅、一手在腰際一手下垂樣式外，還出現未披長氅、雙手伸至身前下垂樣式。籠冠俑皆出現一手下垂、一手纏握衣裙，將裙拉至腰的樣式；女侍俑樣式特別豐富，除了張海翼墓中出現承襲賀拔昌墓穿寬袖交領長衣褲樣式外，其他者皆身穿交領窄袖高束腰長裙，其中韓裔墓、婁叡墓與張海翼墓者出現頭梳髻、一手下垂將裙拉至小腿、一手放置腰際樣式；韓裔墓與徐顯秀墓中也有未拉裙擺、雙手屈伸至身前的女侍俑，徐顯秀墓與庫狄業墓中更有頭梳小冠、一手下

32 矢部良明著，〈北朝陶磁の研究〉，頁 72。

垂一手按劍的樣式。此外在庫狄迴洛墓中出現一些不曾在晉陽地區其他墓葬見過的隨葬俑，像是雙手高舉屈膝的舞蹈胡俑與行進間的籠冠俑外，還出現外型屬於鄴城風格的彈琵琶俑，是個值得關注的墓葬（圖5）。

（3）小結

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不僅外貌出現地域性，各類俑的姿態與服飾也出現差異。如風帽俑方面，晉陽地區大都頭戴三稜風帽，身穿圓領窄袖長襦長褲，一手下垂一手握於腰間；鄴城地區都呈現外披圓頂風帽套衣，雙手交叉相握於胸前的樣式（圖表五）。侍衛俑方面，晉陽地區的侍衛俑以身穿鎧甲者居多，其中披靡樣式與頭戴三稜風帽身穿明光鎧樣式皆不曾出現於鄴城地區；不穿鎧甲者，在晉陽地區都頭戴三稜風帽或是捲沿氈帽，身穿的服飾無論是袒右肩樣式或是交領樣式，都以長襦褲樣式呈現。鄴城地區多數為不穿鎧甲者，大都頭戴小冠或捲沿帽，身穿圓領寬袖外加翻領半袖衫的褲褶服，或袒右肩圓領寬袖的褲褶服；鎧甲俑皆不披靡，頭繫護額甲風帽、身穿襦襠鎧樣式不在晉陽出現過（圖表一）。籠冠俑（或女官俑）方面，晉陽地區全都一手纏握衣裙拉至大腿，而鄴城地區手勢多樣化，有雙手下垂、一手下垂一手曲至腰際，與右手輕輕拉裙襞（圖表四）。女侍俑方面，頭梳小冠、身穿交領長裙、一手按劍樣式為晉陽地區特有者，鄴城地區出現頭梳雙髻髮辮與扇形髻，身穿交領束腰長裙樣式也未見於晉陽地區（圖表六）。

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雖顯示出明顯的差異，但在差異中似乎也見到相同之處。鄴城地區在565年之後出現身穿袒右肩樣式的持盾俑，在567年之後的晉陽地區墓葬中發現（圖表一）。軍樂俑方面，鄴城地區在東魏武定年間（547）堯趙胡仁墓出現身穿袒右肩褲褶服的樣式，不僅常見於鄴城地區，更是559年之後的晉陽地區軍樂俑唯一服飾（圖表二）。女侍俑與籠冠俑中拉裙樣式最早皆出現在鄴城地區，籠冠俑出現在東魏末年的茹茹公主墓、女侍俑出現在北齊初年元良墓，不過565年之後不僅在鄴城地區流行，也是晉陽地區常見樣式（圖表四、六）。再者，賀拔昌墓與賀婁悅墓中背盾俑與女侍俑的服飾可見於鄴城地區的高雅墓與高長命墓（圖表一、六），庫狄迴洛墓中的琵琶俑與鄴城地區灣漳墓中侍從俑的造型相似（圖6），庫狄業墓中圓頂風帽俑造型，也與鄴城地區吳橋M3墓身穿圓領窄袖袍的風帽俑相似；此外晉陽地區普遍存在的三稜風帽俑，也在鄴城地區元良墓與高潤墓中出現。（圖表五）

上述討論發現，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雖呈現明顯的地域性，但這兩地區隨

葬俑的姿態與服飾仍可見到相似處，且從隨葬俑的樣式大都是鄴城出現後才在晉陽出現來看，應該是晉陽地區學習鄴城樣式。晉陽這個霸府雖是國家政令的實際發號地，但鄴城既有來自洛陽的傳統與文化，又是外國使節與商人聚集、朝見與經商的地點，因而造就成當時具有高度文化與經濟發達的國際性都市，這是晉陽無法與其相比擬。在這情況下，鄴城地區隨葬俑的造型自然為晉陽地區工匠模仿的對象。不過從兩地女侍俑與籠冠俑出現不同的拉裙方式來看，應該是當鄴城地區新樣式傳到晉陽地區後，當地的工匠在模仿之餘，還加入當地的作法，成為一種具有當地特色的造型。再者，元良墓（553）中出現鄴城地區最早的三棱風帽俑，雖然三棱風帽俑為晉陽地區常見的俑，但據目前出土資料，晉陽地區最早的墓葬賀拔昌墓與元良墓同為 553 年，因此無法認為元良墓中三棱風帽俑是受到晉陽地區隨葬俑影響，或許是兩地人員密切往來，使得工匠呈現晉陽地區人們造型的結果。

（二）鎮墓俑

從觀察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發現，隨葬俑的風格似乎處在一個複雜的轉變過程，以致呈現出不盡相同的造型和風格，其形成與演變須做細膩的比較。在眾多隨葬俑中，鎮墓俑是墓葬中最具宗教意義性，鎮墓的功能性也讓其不易被替換，故在東魏北齊墓葬內皆能普遍見到，具時代性與地域性也最能視為鄴城與晉陽隨葬俑風格變遷的說明。

關於這兩地區鎮墓俑風格的探析，與前述隨葬俑的討論相似，分為三期以說明其間的特徵與分式。第一期為東魏初年（534-542），墓葬主要出現在天平年間；第二期為東魏武定、北齊天保到皇建年間（543-561），墓葬主要在東魏武定年間與北齊天保年間；第三期為北齊中後期（562-576），河清、天統與武平年間，墓葬大多出現在天統與武平時期。³³

1. 鎮墓武士俑

墓葬中常有一對長相嚴肅的武士俑，身穿鎧甲、執戈按盾，較其他俑高大，最高者達六十幾公分，考古報告稱其為鎮墓武士俑。一般來說，它們皆被放置在墓室

33 此分期法也見於張惠明對響堂山和駝山石窟造像風格討論，與李裕群對鄴城石窟造像風格討論。參閱張惠明，〈響堂山和駝山石窟造像風格的過渡特徵〉，《敦煌研究》，1989 年 2 期，頁 35-42。李裕群，〈石窟寺區域類型研究〉，《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43-46。

內入口處，作用為確保葬禮的平安，³⁴ 或者說是為了不讓死者被魍魎侵擾而存在。東魏北齊鄴城地區的鎮墓武士俑高度約四十到六十幾公分，比一般俑還高（約二十到三十公分）。基本形象為，頭戴兜鍪，身穿光明鎧，右臂下垂握拳貼著身體，左臂呈現 90 度彎曲手按在長盾上，盾的下方放置在左腳上，此形象最早見於北魏洛陽後期元邵墓中按盾鎮墓武士俑。³⁵

（1）鄴城地區

據東魏北齊墓葬資料中有鎮墓武士俑的墓葬為：高雅墓、堯趙胡仁墓、茹茹公主墓、河南安陽固岸墓地、元良墓、吳橋 M3 墓、灣漳墓、崔昂墓、堯峻墓、賈進墓、范粹墓與高潤墓（圖表七）。鎮墓武士俑皆面長而方、眉隆、雙顴突出、寬鼻、闊嘴、胸部飽滿厚實，右臂下垂握拳貼著身體，左臂呈現 90 度的彎曲，手掌按在長盾上，大部分鎮墓武士俑的盾下方放置在左腳上，盾中脊處有一獅面圖像；頭戴頂脊起棱、額前伸出沖角的兜鍪，頸項垂到頸部，左右兩側在頸項外又加上一個長形耳護，身穿盆形領、肩加披膊的光明鎧，腰束寬帶，腳踏方形座。據這些鎮墓武士俑的體型、服飾與手上的盾牌樣式，將分為三期與二式。I 式為東魏就存在的傳統樣式，身穿盆形領、肩加披膊明光鎧，盾中脊處有一獅面；II 式是北齊時期才出現的樣式，明光鎧的胸前打小花結，與（或）盾牌的中脊線上有獅面，四角出現武士對拳，上下有別，左右基本對稱。

第一期，東魏初期（534-542，天平至興和年間），僅出現高雅墓（537），鎮墓武士俑臉部方硬、隆眉、大鼻、高顴骨，表情嚴肅，身穿披膊在胸前與背後連為一體的明光鎧，在鄴城地區為一特例。此俑雖不似北魏洛陽後期有修長的身型，但身長僅有 33 公分、腳下未見方形座，盾中脊處突起面上沒任何裝飾物，可見於北魏洛陽後期鎮墓武士俑。

34 Mary H. Fong, "Antecedents of Sui-Tang Burial Practices in Shaanxi," *Artibus Asiae*, vol.51.3/4(1991), pp. 159-160.

35 北魏洛陽時期 526 年之後出現的鎮墓武士俑，可分為按盾與按劍兩種樣式，這些鎮墓武士俑大都擰眉怒目、眉際緊鎖、闊嘴、縮頸、收肩，肩部線條平和、束腰，雙腳筆直站立。按劍者，大都張口露牙、雙手按劍，戴胄、披甲、外披風衣。按盾者，嘴巴緊閉、嘴角下垂、左手九十度彎曲，五指合併按在盾牌上，盾的下方放置在左腳上，右手握拳垂直放下，頭戴平頂護耳盔，身穿襦襜明光鎧。參閱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前杜樓北魏石棺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年 12 期，頁 41，圖 8。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 年 5 期，頁 417，圖 1、2。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 年 4 期，頁 219，圖版 8。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楊機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 年 11 期，頁 57，圖 3。

第二期，東魏末年至北齊初期（543-561，武定、天保與皇建），墓葬有堯趙胡仁墓、茹茹公主墓、安陽固岸 M23 墓、安陽固岸 M2 墓、元良墓與灣漳墓。鎮墓武士俑身長有四十幾公分（43 至 48 公分），腳踏方型座，³⁶ 根據服飾與盾牌樣式可區分為兩式，I 式鎮墓武士俑主要出現在東魏武定年間的堯趙胡仁墓、茹茹公主墓、安陽固岸 M23 墓，與北齊天保末年的灣漳墓。除了茹茹公主墓外，其他墓者相似度高，臉龐方硬、雙眼圓睜突出狀似瞪人、顴骨突起、佻嘴、嘴角下垂，身穿盆形領肩加披膊的明光鎧，盾牌中脊處有一獅面，由於此樣式主要出現於東魏年間，本文且稱之「東魏樣式」。

茹茹公主墓 I 式者為新樣式，此俑滿臉笑容開嘴露齒，臉部線條柔和，是個不同於東魏樣式的 I 式鎮墓武士俑，北齊時期的鎮墓武士俑大多在茹茹公主墓的新 I 式下發生變化，此俑可說是北齊樣式的先聲。此外，茹茹公主墓中還出現另一件立眉怒目、佻嘴、嘴角下垂，下巴綁起一搓絡腮鬚的鎮墓武士俑為一個特例，其身穿襦襜明光鎧，足下未見方形座，與北魏末年元邵墓、王溫墓、聯體磚廠 M2 墓、楊機墓相似，只是盾牌中脊線上下各有一個獅面，就目前來說不曾見過（圖 7）。³⁷ 茹茹公主墓中鎮墓武士俑外型上的變化，應該與墓主是因政治聯姻嫁給高湛的柔然公主有關，由於特殊身分，墓葬中明器當然來自甄官署，且在「送終之禮，宜優常數」要求下，甄官署作坊就可能有優於常數的數量或樣式種類，以致茹茹公主墓中鎮墓武士俑出現不同的外型。

除了 I 式鎮墓武士俑外，北齊初期的安陽固岸 M2 墓與元良墓出現 II 式鎮墓武士俑，其面貌、體態與茹茹公主墓 I 式者相似，³⁸ 只是元良墓者在胸前出現小花結，盾牌中脊線上有獅面，在四個角出現武士對拳，上下有別，且左右基本對稱；安陽固岸 M2 墓者僅在胸前出現小花結，盾牌僅在中脊線上出現獅面。

第三期，即自北齊中葉到北齊結束（562-577，河清—武平），墓葬有吳橋 M3 墓、崔昂墓、堯峻墓、賈進墓、范粹墓、高潤墓，鎮墓武士俑皆為五十幾公分，腳下亦有方型座。出現於堯峻墓、賈進墓、范粹墓與高潤墓中 I 式鎮墓武士俑雖延續

36 學者提到此方形座的出現與佛教有關。參閱，小林仁，〈隋俑考〉，收入清水真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2000），頁 358，注 13。

37 趙學鋒主編，《北朝墓群皇陵陶俑》（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頁 9。

38 小林仁提到鄴城地區鎮墓武士俑定型於堯趙胡仁墓與茹茹公主墓中鎮墓武士俑，不過據北齊出土的鎮墓武士俑，嚴格來說茹茹公主墓中鎮墓武士俑才是鄴城地區鎮墓武士俑的定型樣式。參閱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49-50。

於茹茹公主墓 I 式者，但范粹墓、賈進墓與茹茹公主墓者外型的相似度高；堯峻墓與高潤墓者雖也是臉笑容開嘴露齒，但身軀較具量感，有著方額寬頤多肉的臉，寬廣的肩、膨脹的胸部，強調體型的寬厚。II 式的崔昂墓與吳橋 M3 墓中鎮墓武士俑雖身穿的明光鎧衣領上有小花結，手上的盾牌中脊線上有獅面，四角出現武士對拳，但皆為新樣式，崔昂墓者表情和善，有著小山羊鬚、濃眉深目、雙唇緊閉，嘴角上揚，臉龐滿是向上捲的毛髮，右臂上曲 90 度握拳做持物狀，左手也曲舉 90 度按在盾上，此俑的五官與臉部毛髮的呈現方式，有學者提出應該為西域人士；³⁹ 吳橋 M3 墓者則有著茹茹公主墓中下巴有絡腮鬚鎮墓武士俑的臉型。

上述鄴城地區鎮墓武士俑主要分為二式，I 式鎮墓武士俑不僅出現於高官墓，更在皇室墓中出現，應為甄官署督製下的樣式，也是鄴城地區主要樣式，有臉龐方硬、表情嚴肅的東魏樣式，與臉部線條柔和、滿臉笑容的北齊樣式。就目前出土資料，I 式鎮墓武士俑出現在王都鄴與安陽兩地，在王都的堯趙胡仁墓（547）與高洋的灣漳墓者高度、表情與體態皆極為相似，說明堯趙胡仁墓者應來自甄官署，東魏時就存在著甄官署的官營作坊。⁴⁰ I 式鎮墓武士俑在東魏末茹茹公主墓（550）中發生第一次變化，是在「宜優常數」的要求下，出現了面貌和善的北齊樣式。至於灣漳墓（560）者仍為東魏樣式，與茹茹公主墓的北齊樣式不同，應該與婁太后與晉陽權貴在不願見到北魏傳統權威被推翻下，並未支持北齊的建立，因此高洋為獲得晉陽朝廷的支持，保證朝廷仍維持北魏以來傳統下的結果。⁴¹ 565 年之後堯峻墓與高潤墓出現體態壯碩鎮墓武士俑，是在茹茹公主墓新 I 式上發生變化，此應該與婁太后過世（565），皇權提昇有關，在此之下東魏樣式就不需再被地保留，甄官署要督製新樣式時，便將茹茹公主墓的新 I 式加以變化。

在安陽地區的賈進墓（571）與范粹墓（576）中 I 式鎮墓武士俑雖與茹茹公主墓者相似，但本文以為這兩個墓中俑並非來自甄官署，其因在於，北齊時期葬制規格與墓主身分地位有關，從這兩個墓葬的形制、墓誌銘的大小與數字、隨葬俑的種類與數量等來看，這兩個墓葬的隨葬俑不可能來自朝廷賜葬，應該取自當地作坊。再者，這兩個墓中鎮墓武士俑雖與茹茹公主墓者相似，但其高度比茹茹公主墓者更高，應該不會出自同一模具，而是與樣式流通有關，從這兩個墓中鎮墓武士俑來

39 James C.Y. Watt, "Luogang and After, 6th Century in the North," p. 243.

40 小林仁指出茹茹公主墓中上千件隨葬俑數量，說明東魏時期就存在著官營作坊。參閱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63。

41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兩魏齊周時期的霸府與王都〉，頁 302。

看，或許與甄官署使用新樣式後，舊樣式似乎就能不加修改為各地作坊使用。

出現Ⅱ式鎮墓武士俑的魏故浮陽□□君元良墓與安陽固岸 M2 墓，皆為等級不高的土洞墓，⁴² 似乎表示Ⅱ式鎮墓武士俑應該非甄官署使用的作品。至於崔昂墓與吳橋 M3 墓雖為官員墓葬，但這兩個墓葬皆遠在冀州與滄州，且與皇室墓的鎮墓武士俑樣式不同，應該也非甄官署使用的作品。這四個Ⅱ式鎮墓武士俑為三種外型迥異的鎮墓武士俑，明顯呈現地域性的差異，不過這四個俑皆有共同點，即是衣領處的小花結、盾四周出現對拳的武士。筆者以為，Ⅱ式鎮墓武士俑的出現應該與天保元年（550）朝廷頒布「吉凶車服制度、各為等差、具立條式。」⁴³ 有關，在此詔令下，甄官署管理的樣式無法隨意被使用時，京畿地區非甄官署作坊就在官使用樣式的俑形上，加入一些不同於官使用樣式的元素——衣結、盾牌上的裝飾，以此與官樣式進行區別，只是所增加的新元素後來卻為各地區一般作坊流行性元素。

（2）晉陽地區

出現鎮墓武士俑的墓葬：賀拔昌墓、□莫陳阿仁伏墓、竇興墓、賀婁悅墓、庫狄迴洛墓、張海翼墓、庫狄業墓、婁叡墓、徐顯秀墓、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圖表七）。鎮墓武士俑頭戴兜鍪、身穿加披膊明光鎧，臉型呈方圓形，雙頰過豐、下頤豐腴、五官集中，濃眉圓大眼、鼻樑矮鼻翼圓、嘴小閉唇，形體渾圓壯碩、圓肩厚胸、束腰，右臂下垂握拳貼著身體，左手呈現 90 度彎曲，手掌按（握）在盾上，盾的中脊處與鄴城一樣有一獅面，只是盾面較窄小，高度只到腰際，多數者身下無台座。

晉陽地區與鄴城地區的鎮墓武士俑雖皆呈現北方武人造型，⁴⁴ 但晉陽地區俑強調身體的渾圓，肩膀寬厚、面貌與軀幹都十分飽滿，線條柔和，多數足下無台座，均與鄴不同。整體來說晉陽地區鎮墓武士俑較圓渾具個性，不像鄴城地區的剛硬具壓迫感與一致性。楊泓曾提起晉陽地區鎮墓武士俑的兜鍪大都無沖角、披膊在胸前和背後連為一體的特色，不曾於鄴城地區出現，⁴⁵ 但據十年前公布的出土報告，

42 楊效俊對北齊京畿地區墓葬區分的五類，這兩個墓葬皆屬於戊類的土洞墓。參閱楊效俊，〈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84。

43 李延壽，〈齊本紀中第七〉，《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9），卷七，頁 234。

44 楊泓提到，晉陽地區的隨葬俑外型是依當地人外型塑造的。小林仁也提到，鄴與晉陽兩地區的鎮墓武士俑也呈現北方民族的造型，不過晉陽與鄴城最大的不同在於，晉陽地區的俑感覺上較溫和具親和力。參閱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朝の俑に見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50。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1。

45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頁 133。

晉陽地區也出現被楊泓視為鄴城地區才有的兜鍪有沖角、披膊由兩肩而下的樣式。因此本文將根據鎮墓武士俑的體態與兜鍪、披膊樣式將分為二期與二式，I 式為頭戴有沖角兜鍪、披膊由兩肩而下；II 式則為兜鍪無沖角、披膊在胸前和背後連為一體。

第一期，北齊初的天保到皇建年間（約 553-561），墓葬有賀拔昌墓、□莫陳阿仁伏墓、竇興墓、賀婁悅墓，除了賀拔昌墓者約 33 公分外，其他者皆四十幾公分。I 式出現在賀拔昌墓與竇興墓中鎮墓武士俑，雖說體態渾圓是晉陽地區隨葬俑的主要特色，但雙頰過豐腴、下巴過於飽滿，呈現出圓柔味的臉為此二墓鎮墓武士俑特性，尤其是 553 年賀拔昌墓者下臂異常豐滿肥厚更是一大特色，此俑右手曲舉至肩握拳的手勢曾在鄴城地區崔昂墓（565）出現，但賀拔昌墓者為最早出現此手勢者。竇興墓中鎮墓武士俑（559）與賀拔昌墓者外型相似，不過竇興墓者一手下垂、一手按盾的手勢與賀拔昌墓者不同，最重要的是，其是目前晉陽地區最早出現身下有台座者。至於□莫陳阿仁伏墓（555）與賀婁悅墓（561）鎮墓武士俑為 II 式，□莫陳阿仁伏墓者臉型較短、短頸，瞠目八字濃眉、慙嘴鼓腮，表情較嚴肅；賀婁悅墓者頭較小為方圓型，眉心深鎖，胸前出現水滴狀的裝飾品，背後護膊上出現一個結，前胸與後背都有裝飾小紋飾未見其他墓葬。

第二期，從北齊中期到北齊結束（562-576，河清至武平），墓葬有庫狄迴洛墓、張海翼墓、庫狄業墓、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婁叡墓與徐顯秀墓。體型高大為這期鎮墓武士俑的特性，矢部良明提過，北齊鎮墓武士俑從庫狄迴洛墓者開始出現大型化，⁴⁶ 據出土資料這時期的鎮墓武士俑大都五十幾公分，婁叡墓鎮墓武士俑有 63.5 公分高，是目前東魏北齊時期出現最高者。I 式僅有 565 年張海翼墓者雖也是雙頰豐腴，但臉型較方，形體較其他鎮墓武士俑單薄，短頸、收肩、束腰，未見到晉陽地區特有的渾圓胸膛，然其皺起八字濃眉樣式與□莫陳阿仁伏墓、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者相似。

II 式鎮墓武士俑具個別性，庫狄迴洛墓（562）鎮墓武士俑臉短而方，兩眼圓睜、嘴上方有八字鬚，服飾具有獨特性，兜鍪頂部有個三角錐，胸前與腰際皆繫著小結，身下台座。庫狄業墓（567）鎮墓武士俑臉較方峻，大圓眼、濃眉，雖也是穿明光鎧，但頭戴折沿帽，手下盾無獅面為北魏末年鎮墓武士俑盾牌樣式。婁叡墓（570）鎮墓武士俑頭戴長裙盔緊緊包住頭至頸部，將長圓臉、豐腴的雙頰、飽滿的

46 矢部良明，〈北朝の陶磁研究〉，頁 72。

下頤呈現出來，身上的明光鎧更能表現出俑的圓柔感與身軀量感，嘴角微浮笑意，使兇猛的鎮墓武士俑頓時浮現暖意出現人間味，是晉陽地區唯一帶笑容的鎮墓武士俑。徐顯秀墓（571）中戴著長裙盔鎮墓武士俑頭略呈方型，五官表情較猙獰，以側身站的特殊姿態呈現，張嘴露牙者（徐鎮1）面朝上，雙眼圓睜怒視；另一憋嘴露牙者（徐鎮2）面朝上，上半身明顯向後仰，原本應該按盾的手則曲舉至胸部，為一特殊樣式。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者有兩種不同類型，其一（太原鎮2）臉長而方、蹙眉眉尾上揚、聳肩、衣服刻紋較深，肩膀十分的筆直；另一（太原鎮1）大臉兩頰有肉、大眼圓睜直視前方、大鼻厚唇，站姿與手勢可見於徐顯秀墓（徐鎮2）特殊樣式者。

上述墓葬呈現，賀拔昌墓（553，從一品）雖是北齊晉陽地區最早的墓葬，⁴⁷ 不過鎮墓武士俑將鮮卑武人豐壯的特色完全呈現；婁叡墓（570，東安王、皇戚）中鎮墓武士俑呈現飽滿又有力的體態，人體圓渾感的展現，更是晉陽地區之冠；徐顯秀墓（571，武安王）鎮墓武士俑瞪眼張口怒斥的臉，宛如面對敵人展現職責，表現嚇阻的效果。由這三個墓主人的身分與鎮墓武士俑呈現的成熟與精緻，可能是更大規範下的藝匠創作，應為自甄官署作坊作品。然這三個墓鎮墓武士俑為三種截然不同的造型，其中徐顯秀墓中鎮墓武士俑更為兩個不同造型，似乎說明晉陽地區的甄官署作坊並未建立一致性的樣式。

晉陽地區隨葬俑之所以未出現一致性的樣式，或許與兩都相距遙遠有關，隸屬鄴城朝廷的甄官署對於晉陽地區的官營作坊督製樣式，無法有效管理，讓此地的工匠有展現其匠藝的空間，因此匠藝是此地隨葬俑個別性的因素之一。不過晉陽並未出現北魏與東魏隨葬俑墓，北齊初年的賀拔昌墓中鎮墓武士俑的成熟細膩，異於鄴城地區的作品，似乎具個性的工匠作品自始便是晉陽特色。這種具匠藝個性的特色，從佐藤雅彥指出韓裔墓女侍俑受到佛教造像影響，⁴⁸ 李裕群提出，武定年間太原地區佛像呈現面相豐圓、身體健壯的造型，⁴⁹ 似乎也是晉陽地區隨葬俑的基本形

47 賀拔昌史書無傳，據墓誌銘載，祖父官至太尉公、其父為安定王，墓主本身又歷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右廂都督、開府儀同三司等職，皆為從一品與二品官，為朝中高官，且在侯景之亂時獲有戰功，雖墓誌銘未提到死時皇帝賜與，但從墓主特殊的身份來看，其喪葬用的明器來自甄官署的可能性極大。參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賀拔昌墓〉，《文物》，2003年3期，頁23-25。

48 佐藤雅彥，〈北朝の土偶〉，頁179。

49 李裕群，〈石窟寺區域類型研究——太原附近諸石窟〉，頁77-78。

態。而且《唐六典》載「北齊太府寺統甄官署，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⁵⁰說明在北齊制度中甄官署不僅管陶土明器與俑的製作，也管理石窟造像，因此晉陽地區鎮墓武士俑造型風格或許受到佛教石窟影響。⁵¹再者，賀拔昌墓、竇興墓與張海翼墓的 I 式鎮墓武士俑服飾於東魏時期鄴城地區就出現，也說明鄴城地區製俑工藝一開始也影響到此地，只是晉陽地區工匠很快地在 555 年就呈現一個屬於此地樣式的鎮墓武士俑。

2. 鎮墓獸

據出土資料顯示，雖在北魏平城時期的雁北師院北魏 M2 墓與大同寺兒村的北魏墓內「石雕供養龕」中就出現人面獸和獸面獸，⁵²但在 525 年（洛陽時期）之後的墓葬，⁵³才常見到鎮墓獸以人面獸和獸面獸方式呈現，且隨著高歡將朝廷遷到鄴城，這種人面獸與獸面獸組合的形式繼續在東魏北齊發展。東魏北齊鎮墓獸皆上半身直立前傾，前腳直立後腿卷曲略靠向身體，蹲坐於底台，背上豎立三根鬃毛，⁵⁴尾部上翹，足以爪或蹄方式出現。

（1）鄴城地區

出現鎮墓獸的墓，有高雅墓、元祐墓、邢晏墓、堯趙胡仁墓、茹茹公主墓、元良墓、灣漳大墓、安陽固岸墓（M23、M51、M2）、吳橋 M3 墓、堯峻墓、賈進墓、高潤墓、封子繪墓（圖表八、九）。獸面者為獅面或虎面，雙耳直豎、圓眼，張目嚙齒；人面者為寫實的胡人容貌，濃眉大眼、深眼窩、光頭大耳，頭頂有一圓型突起物。所有鎮墓獸都上半身直立前傾，前腳直立後腿卷曲略靠向身體，前胸圓弧渾厚，背上豎立三根鬃毛，順脊向前彎曲前伸，尾部上捲，足部皆以爪呈現，昂

50 《唐六典》，卷 23，〈將作都水監〉，頁 597。

51 林聖智在討論北魏墓葬圖像與佛教圖像關係時提到，區域作坊不僅製作了地下墓葬圖像，同時也雕造地上的佛教造像，此看法應該也可運用在北齊時期隨葬俑與佛像造像間的關係。參閱林聖智，〈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像〉，《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 期（2008），頁 33。

52 小林仁指出內蒙古烏審旗滾梁北魏墓的年代雖有大夏一說，不過墓葬彩繪浮雕的人面獸與獸面獸值得注意，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甬道兩側也都繪製了鎮墓武士俑與人面獸，出現了人面獸。參閱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鄂爾多斯博物館，〈烏審旗滾梁北朝墓自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 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頁 480。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年 10 期，頁 22。王銀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 年 6 期，頁 91。小林仁，〈隋俑考〉，注 3。

53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曲陽發現北魏墓〉，《考古》，1972 年 5 期。

54 吉村菫子提到鎮墓獸背脊上的三根鬃毛是東漢時期山東地區鎮墓獸的特色。吉村菫子，〈中国墓葬における独角系鎮墓獸の系譜〉，《MUSEUM》，583 號（2003），頁 50。

首蹲坐托板上。對於這些鎮墓獸將分為三期兩式，人面獸的 I 式沒任何頭髮與鬍子，II 式則在耳邊或下巴出現毛髮；⁵⁵ 獸面獸的 I 式為虎面臉上毛髮往上捲；II 式則是獅面臉上滿是內捲的毛。

第一期，東魏初期（537-542，天平至興和年間），墓葬有高雅墓、元祐墓、刑晏墓，人面獸都光頭大耳、頭頂有一突起物，背上三根鬃毛，尾巴上翹並內捲，蹲坐托板上，其中高雅墓者為 I 式，下巴無鬍子，背上三根筆直向上鬃毛，以身體壓低、重心在後姿態蹲坐。元祐墓與刑晏墓者則為 II 式有著絡腮鬍，元祐墓者頭頂突起三角形、鬃毛為寬長型，身軀微微拱起，讓蹲坐的下半身形成弧狀，尾巴上翹且往外往下捲；刑晏墓者眉骨隆起、翹鼻、五官深邃、背上鬃毛短，以身體略加前傾方式蹲坐。獸面獸方面，高雅墓者雙耳直豎、圓眼、吐舌，背脊上有三根鬃毛，上身呈 90 度的筆直蹲坐，呈現北魏洛陽時期狗臉樣式的獸面獸；⁵⁶ 刑晏墓者雖也雙耳直豎、圓眼，但呈現咬牙切齒的 I 式虎面樣式，身體保持高度警覺狀態，最特別的是背上出現四根短鬃毛。

第二期，東魏末年—北齊初年（543-561，武定、天保、皇建年間），墓葬有堯趙胡仁墓、茹茹公主墓、安陽固岸 M51 墓、安陽固岸 M23 墓、元良墓、安陽固岸 M2 墓與灣漳墓。人面獸方面，以 I 式光頭大耳、臉上無任何毛髮樣式為主，此人面獸與高雅墓相似皆為長圓臉，頭頂有一突起物，背上有三根鬃毛，尾巴上翹並內捲，蹲坐托板上，不過這幾個人面獸背脊上鬃毛樣式皆不同，東魏時期的安陽固岸 M51 墓與 M23 墓者鬃毛皆為寬長型，前者第一根鬃毛還長過頭頂，堯趙胡仁墓與茹茹公主墓者鬃毛為細短型。北齊時期的安陽固岸 M2 墓，背上鬃毛的尖端皆相連，第一根鬃毛呈現「ㄣ」字型。北齊時期除了 I 式外，灣漳墓還出現 II 式人面獸，其為新樣式，臉較方、抿嘴、嘴角下垂，下巴突出往前，耳後有捲起的毛髮，背上鬃毛較寬長且呈 S 型彎曲，尾巴上翹並往外往下捲。

獸面獸方面，堯趙胡仁墓、安陽固岸 M23 墓、元良墓與安陽固岸 M2 墓出現 I 式虎面獸，雙耳直豎、齧齒，臉部毛髮往上捲，背上有三根鬃毛，尾巴上翹並內捲，蹲坐托板。堯趙胡仁墓者背上鬃毛細短，安陽固岸 M51 墓者背上鬃毛如同獸面獸一樣呈 S 型，第一根鬃毛還長過頭部，元良墓者鬃毛為寬長型。II 式獅面鎮墓

55 此類方式亦見於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歴史的、地域的分析〉，《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13 號（2003），頁 100。

56 狗臉蹲坐樣式的獸面獸最早出現在元邵墓。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 年 4 期，頁 222，圖版 12。

獸僅出現在茹茹公主墓與灣漳墓，茹茹公主墓者臉兩側皆有向內側捲的毛髮，背脊上鬃毛細長順勢往上伸，不過尾部有些許不同，一件呈三條上翹且捲的尾巴，另一件則是一條上翹的尾巴。灣漳墓者與茹茹公主墓中Ⅱ式獅面獸樣式相似，不同處在於頭上出現一個小小的角，小角旁出現△型冲天戟，背脊上鬃毛寬長型，順勢往上伸呈S型。茹茹公主墓之所以會出獅面獸面獸，應該也是在優於常數的送終之禮下，甄官署呈獻新樣式獸面獸。

第三期，約從北齊中期到北齊結束（562-576，河清至武平），墓葬有吳橋M3墓、堯峻墓、賈進墓、封子繪墓與高潤墓，這期鎮墓獸最大特色就是在頸部出現大「ㄣ」字冲天戟，這「ㄣ」字冲天戟在隋唐時期鎮墓獸身上皆可見。人面獸方面，Ⅰ式人面獸有封子繪墓、吳橋M3墓與賈進墓中人面獸，封子繪墓者蹙眉、泯嘴、嘴角下垂與灣漳墓者相似，但其第一根鬃毛為「ㄣ」字型，脖子上出現一個一個小半弧，狀似雷絲花邊的裝飾。吳橋M3墓為一個新樣式，頭部呈三角型，背脊上第一根鬃毛出現在頭頂，前腿有翼。賈進墓中人面獸則是承襲於東魏樣式，或者說延續於安陽固岸M2墓樣式更為合適，第一根鬃毛也是呈現「ㄣ」字型，不過與安陽固岸M2墓不同者在於，賈進墓者「ㄣ」字型鬃毛較大且靠近頭頂，狀似「ㄣ」字冲天戟。堯峻墓與高潤墓中人面獸，承襲灣漳墓中方臉與耳後有捲起的毛髮的Ⅱ式人面獸，在頸部皆出現大「ㄣ」字冲天戟，堯峻墓者蹙眉、泯嘴、嘴角下垂、耳後毛髮的捲度與灣漳墓相似；高潤墓者面部表情溫和，閉嘴細長眼，耳後出現長毛髮，背上的鬃毛較灣漳墓細長呈現明顯S型。獸面獸方面，高潤墓與堯峻墓者皆為Ⅱ式，此式承襲於灣漳墓與茹茹公主墓中獸面獸的外型，但在頸部出現大「ㄣ」字冲天戟。賈進墓中的Ⅰ式獸面獸則是承襲東魏樣式，只是靠近頭頂處出現大型「ㄣ」字鬃毛。

縱觀鄴城地區鎮墓獸，Ⅰ式鎮墓獸早在東魏出現並流行於鄴與安陽等地，但在北齊時期除了元良墓外，都在王都鄴以外的地方出現，這些出現在北齊時期的墓葬皆屬於等級不高的土洞墓，在進行鎮墓武士俑的討論時提到，這些墓葬中鎮墓武士俑皆非甄官署使用的樣式，從鎮墓獸來看，亦與皇室使用的樣式不同，似乎也表示非北齊時期甄官署使用的樣式。此說明北齊時期當甄官署督製新樣式並使用後，不再使用的舊樣式就可以讓不具賜葬身分者使用。至於Ⅱ式鎮墓獸在550年的茹茹公主墓出現後，於文宣帝高洋的灣漳墓與皇室高潤墓中皆出現此樣式，說明此樣式為北齊時甄官署作坊使用督造的樣式。

（2）晉陽地區

出現鎮墓獸墓為，□莫陳阿仁伏墓、寶興墓、張肅墓、賀婁悅墓、韓裔墓、庫狄業墓、婁叡墓、徐顯秀墓、⁵⁷ 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圖表八、九）。鎮墓獸都上身直立，胸前出現圓弧狀，前肢上部兩側長毛捲曲呈翼狀，背上有鬃毛，捲尾貼背，前腿直立，後腿卷曲，足部為爪或蹄，昂首蹲坐於托板上。人面獸皆大圓眼、絡腮鬚、頭頂生角，最大特色是頭部呈三角型，頭部呈三角型在北魏洛陽時期元邵墓、鄴城地區在元祐墓與吳橋 M3 墓中出現。獸面者大都近似狗臉，少數為獅面，隆眉深眼窩、大圓眼、大耳、嚙齒，狗臉獸面獸為北魏後期洛陽地區獸面獸的特色，鄴城地區僅出現在高雅墓。對於這地區鎮墓獸將依足部分為兩型，I 式的足部為爪型，II 式為獸蹄。⁵⁸

第一期，北齊初的天保到皇建年間（約 550-561），墓葬有□莫陳阿仁伏墓、寶興墓、張肅墓、賀婁悅墓。獸面獸方面，賀婁悅墓者為老狗外型，長粗眉、眉角與眼角下垂、張口露牙吐舌、嘴角下垂，嘴兩旁有著長鬚，不過身型已殘無法分型（圖 8）。寶興墓與張肅墓皆為 I 式足呈爪型，眉骨隆起，雙耳直立、三角鼻，昂首張嘴露獠牙，前胸渾圓，背上有三根鬃毛，前腿長毛似翼狀、蹲坐；張肅墓中獸面獸頭頂的「ㄣ」字朝天戟為晉陽地區最早出現，⁵⁹ 鬃毛兩兩相連分叉雙頭，尾巴上翹起往外往下捲。

人面獸方面，目前出土的墓葬有寶興墓、賀婁悅墓與□莫陳阿仁伏墓，這三者外型截然不同，個別性相當大。□莫陳阿仁伏墓者是這期唯一 II 式足為蹄狀人面獸，有著長鬚鬚，身型與脖子皆拉長筆直，背脊上三支鬃毛為寬版分叉呈現雙頭，此雙頭鬃毛為晉陽地區最早出現者，有觀點認為雙頭鬃毛為晉陽地區鎮墓獸主要的特色。⁶⁰ I 式足為爪狀者有寶興墓與賀婁悅墓，寶興墓者豐腴臉頰、額頭寬大飽滿上有小捲髮，臉兩旁為人耳，頭頂成三角形，豎起尖角，背上有二支鬃毛，皆以單支 S 型上翹且微微向外彎曲方式呈現，此人面獸的臉頰豐腴與額頭上有捲髮，常見於第二期晉陽地區人面獸。賀婁悅墓中人面獸頭頂出現小三角錐，臉部未見任何毛

57 一般來說鎮墓獸皆為人面獸與獸面獸，徐顯秀墓中的鎮墓獸則都出現獸面的形象，對此現象筆者目前無法作明確的解釋，只能先對它存疑。

58 此分類方式亦見於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歴史的、地域的分析〉，頁 97。

59 小林仁提到早在內蒙古烏審旗滾梁北魏墓的彩繪浮雕中獸面獸頸部就出現「ㄣ」字型朝天戟，且為北齊出土的鎮墓獸的特色。參閱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收入李書吉、張慶捷主編，《4-6 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57，注 18。

60 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52。

髮，嘴邊有兩條極深的法令紋，臉兩旁出現兩片小小的耳朵。

第二期，從北齊中期到北齊結束（562-576，河清至武平），墓葬有庫狄業墓、韓裔墓、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婁叡墓與徐顯秀墓。獸面獸皆呈現狗外型昂首蹲坐，爪狀Ⅰ式足者有婁叡墓與徐顯秀墓者，徐顯秀墓中獸面獸短粗眉、下巴有一撮鬚鬚，雖作咆嘯狀未露牙，背脊上的三支鬚毛皆為單支樣式；婁叡墓者獠牙外露，從眉毛到下巴，沿著臉旁有一圈圈的捲鬚，背脊上則有四組雙頭細鬚毛相當罕見，且直到隋代才又出現。⁶¹Ⅱ式足為蹄狀僅有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中獸面獸，此獸面獸雖與徐顯秀墓者相似，但呈現咆嘯狀露出上排的牙齒，從耳後到頸後多出一撮長髮。至於腳殘與背部已受損的韓裔墓中獸面獸為獨特樣式，狗臉、臉型較方，闊嘴厚唇，上唇出現兩顆大而圓的肉丸，身體往前，臉轉九十度蹲坐是第一次出現的姿態（圖9）。

庫狄業墓、韓裔墓、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與婁叡墓中人面獸皆為Ⅱ式，足為蹄狀、臉頰豐腴，寬大飽滿的額頭上有小捲髮，頭頂呈現三角形、豎立尖角，下巴出現絡腮鬚。婁叡墓者臉型與墓中鎮墓武士俑相似，且兩眉間皆出現一個脊瘤，至於頭頂上出現「ㄣ」字型朝天戟，為晉陽地區繼張肅墓中獸面獸外，另一件出現「ㄣ」字型朝天戟的鎮墓獸，背脊上有四根雙頭鬚毛。庫狄業墓者出現人面馬身外型，背脊上有兩支鬚毛，此人面獸為一個特例未成流行。

晉陽地區出土的鎮墓獸似乎更加證實在晉陽地區工匠具有豐富的創造力，由於鎮墓獸是一種想像的動物，因此工匠可以盡情發揮其想像力。晉陽地區獸面獸大都以狗外型呈現，與《後漢書·烏桓傳》：「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並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⁶²狗能保護死者靈魂歸天有很大的關係，這種狗臉獸面獸早在洛陽後期墓葬中就出現。

雖從鎮墓獸的描述，似乎不存在官方監製或受到官坊規範的作品，但第二期獸面獸上身直立蹲坐的樣式相似性甚高，只是外表貼塑與神情描述因個別工匠而有技藝上的差異，而婁叡墓中獸面獸身上繁複的裝飾紋飾、人面獸肢體力道的呈現，說明此地工匠技藝的高超與精細。從年代相近、地位相符的婁叡墓與徐顯秀墓中鎮墓獸外型的差異性，至少說明了這兩個墓中的隨葬俑不是出自同一作坊，

6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0期。

62（南朝宋）范曄，〈烏桓鮮卑列傳第80〉，《後漢書》（臺北：鼎文出版社，1984），卷90，頁2980。

或許說是出自不同工匠而呈現出不同匠藝，也更加證明晉陽地區工匠的創造力不像鄴城地區受到官樣限制。

3.小結

據《唐六典》與《通典》等文獻史料也證實，北齊時期甄官署掌管了喪葬明器的燒製，的確 547 年堯趙胡仁墓中鎮墓武士俑與皇室的灣漳墓極相似，可確認東魏時期官營作坊的存在。而且從外型與堯趙胡仁墓鎮墓俑相似的安陽固岸 M51 墓、安陽固岸 M23 墓中鎮墓俑，明顯呈現略粗曠的匠藝，顯示與堯趙胡仁墓中鎮墓俑匠藝的差異，說明東魏時期俑樣式的使用並不受到限制。

東魏時存在的鎮墓俑，在茹茹公主墓（550）中出現第一次變化，出現面帶微笑的 I 式鎮墓武士俑與 II 式獅面獸，且從北齊創建後的十年墓葬發現，當茹茹公主墓產生的新樣式鎮墓俑，在文宣帝的灣漳墓（560）中使用時，元良墓（553）與安陽固岸 M2 墓（555）中鎮墓俑使用的是東魏舊樣式。但當灣漳墓仍使用東魏舊樣式的鎮墓武士俑，或是像茹茹公主墓仍使用東魏舊樣式人面獸時，這兩個墓中鎮墓武士俑與人面獸則是在茹茹公主墓中的樣式加以變化，如出現領子上有個小花結、與（或）盾牌四角出現對打武士的 II 式鎮墓武士俑，人面獸雖仍採 I 式但第一根鬃毛出現「ㄣ」字型，以此與皇室墓中的樣式產生區別。

至於北齊中後期，位於王都的從一品官堯峻墓（565）與皇室高潤墓（576）鎮墓武士俑體態較壯碩，鎮墓獸體型較大且頸部出現「ㄣ」字戟，呈現的是鄴城地區鎮墓俑第二次變化，此次變化亦是在茹茹公主墓與灣漳墓中出現的新樣式鎮墓獸上產生變化。⁶³ 同時期位於安陽地區且墓葬規模較低的范粹墓與賈進墓中鎮墓俑，仍存在著東魏樣式與第一次變化的樣式，證明官方不使用的樣式，才能被各地作坊不加修改而使用。此外，崔昂墓、吳橋 M3 墓出現具有 II 式特徵的新樣式鎮墓武士俑，說明北齊的鄴城地區鎮墓俑造型已經出現差異性，各作坊有自己的樣式，不過這些鎮墓俑上的 II 式特徵說明了，原本只是想與官方樣式進行區別的元素，後來卻為鄴城各地區非官方作坊流行性元素。

研究葬制、禮儀者通常認為禮儀有一定的規範，東魏北齊時期在鴻盧寺禮官管

63 蘇哲提到《北齊書》中見到「葬以殊禮」、「葬以王禮」等記載，說明北齊存在賜葬制度，從堯峻墓的墓葬形制與墓誌銘皆較其他從一品官華麗且大，如此看來堯峻墓中鎮墓俑的樣式與高潤墓相似應該與賜葬制度有關。參閱蘇哲，〈東魏——北齊の壁畫墓〉，頁 161。李梅田，〈北齊墓葬文化因素分析——以鄴城、晉陽為中心〉，《中原文物》，2004 年 4 期，頁 60-63。

理與監督下，墓葬形制、壁畫內容與配置、墓誌銘字數與大小、隨葬俑的種類與數量等，與墓主身分地位有關。⁶⁴ 東魏時期鄴城地區鎮墓俑樣式僅有一樣式，北齊時期不僅出現二式，皇室墓中鎮墓俑的樣式，不會在同時期的官員或平民墓葬中，不加以變化就出現。北齊時期鎮墓俑樣式之所以會出現變化，應該與文宣帝於天保元年（550）下「吉凶車服制度」詔令有關，在此詔令下所有的喪葬禮儀必須受到規範，讓北齊時期朝廷對樣式產生管制，因此甄官署正在使用的樣式，為身分地位的代表，在此之下一般作坊是不能隨意使用。

至於晉陽地區在北齊初才出現隨葬俑，學者提到與「吉凶車服制度」有關，在此制度下晉陽應該設有甄官署作坊，⁶⁵ 從最早的從一品賀拔昌墓中俑成熟度看確實如此。不過晉陽地區鎮墓俑不曾如同鄴城地區一樣出現一致性典範，但東安王婁叡墓鎮墓俑的寫實與精緻，與同時間地位相似的徐顯秀墓中鎮墓俑截然不同，顯現鄴朝廷的甄官署並未有效管理晉陽官坊的官方樣式建立，自然未對工匠的藝術創作加以限制，讓晉陽地區鎮墓俑樣式豐富多變。

三、隨葬俑地域性與其特徵形成的探討

王都鄴城與霸府晉陽同為東魏北齊兩大政治中心，君王與官員經常往來於這兩個政治中心，⁶⁶ 但在鄴城地區與晉陽地區出土的隨葬俑並未產生同一國家政體下的一致性，而是呈現兩種不同風格，其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背景，與這兩地區隨葬俑出現地域性風格或有關係。

（一）地域性產生的原因

就鄴城地區來說，高歡佔據晉陽後極力要求遷都鄴，天平元年（534）孝靜帝登基後，高歡便以「…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⁶⁷ 並在詔下三日後，要求孝靜帝與洛陽地區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據《魏

64 蘇哲，〈東魏——北齊の壁畫墓〉，頁 142-147。

65 小林仁，〈中國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63。

66 汪波提到高歡從 534 年到 548 年往來晉陽與鄴十多次，高洋在位的十年內也往來了二十六年，高湛在位八年有十九次。毛漢光也曾統計過從東魏天平年間到北齊承光元年（534-577）高氏執政者往來者兩地區共有三十七次。參閱汪波，〈并州概論〉，收入氏著，《魏晉北朝并州地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43。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92。

67 （唐）李百藥，〈神武下〉，《北齊書》，卷二，頁 18。

書·孝靜帝》了解，當時為安置跟隨到鄴的洛陽人「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之人」⁶⁸《魏書·地理志》也提到東魏武定年間的司州有三十多萬戶，顯示鄴城主體居民可能多來自洛陽遷入者，⁶⁹是個充滿北魏洛陽城氣息的都城。《隋書·地理志》中提到「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⁷⁰更加說明鄴城與洛陽之間的關係。從洛陽來的人不僅帶來洛陽時期的制度，更帶來洛陽時期的藝術風格，因此東魏高雅墓中持盾俑一手屈舉至胸一手持盾的姿勢，與北魏末年洛陽王溫墓中持盾俑相似，高雅墓中鎮墓武士俑的盾牌沒有任何裝飾，腳下沒有台座的特性也與洛陽時期鎮墓武士俑相似。536年洛陽楊機墓中出現光頭大耳，下巴有一圈鬍子的人面獸，撫膝抬手的跳舞女俑、梳雙高髻一手在腰一手輕輕拉起裙角的女俑，皆在鄴城地區東魏武定年間出現。這種種皆證明鄴城地區人物造型藝術與洛陽地區的關係，不僅呈現出鄴城對洛陽風格的追求，更表現遷都後洛陽地區出現的樣式也是學習模仿的對象。

至於晉陽地區，並未見到北魏與東魏隨葬俑墓，北齊第一個墓葬 553 年賀拔昌墓中隨葬俑已是成熟的「晉陽風格」，所謂「晉陽風格」何來？或許應該要探究在此生活者。北魏末年六鎮起義失敗後（525），朝廷把平城以及六鎮的兵民二十多萬分散到冀、定、瀛就食；這些人在爾朱氏掌控北魏政權時，輾轉向山西地區就食，並集結於晉陽，所以從北魏末年以來，晉陽地區便是一個與平城胡文化相連結的地區。而且當高歡打敗爾朱氏，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時，更將北魏末年就食於河北地區的六鎮居民遷至此，使得這地區有著濃濃的鮮卑色彩。再者，不論東魏北齊統治者高氏家族是漢人還是胡人，這些在晉陽地區的人皆來自六鎮懷朔集團，⁷¹因此在晉陽朝廷者，為一群與平城地區有深厚聯繫的人。小林仁也提到，晉陽地區隨葬俑強調渾圓造型深受鮮卑文化影響，是鮮卑文化支配者復興鮮卑文化的產物。⁷²

此外，550 年吉凶車服的詔令頒布後，甄官署依此喪制為準則管轄北齊隨葬俑的製作與供給，從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鎮墓俑的討論了解，鄴城地區應當存在著一個樣式是由甄官署掌管其「程準」，此樣式的存在不僅讓鄴城地區甄官署督製的樣式

68 〈北齊〉魏收，〈孝靜帝第十二〉，《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一二，頁 298。

69 王怡辰，〈東魏時代的四大派閥〉，《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 140-141。

70 〈唐〉魏徵等撰，〈地理中〉，《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二五，頁 860。

71 關於北齊高氏的漢化與胡化問題可參閱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37-138。

72 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63-64。

有一致性，還在鄴城地區成為一種流行樣式，使得鄴城地區鎮墓俑造型與樣式相當一致。至於晉陽地區，從武安王徐顯秀墓與東安王婁叡墓中鎮墓俑外型的不同，與徐顯秀墓中兩個外型不同的鎮墓武士俑，說明晉陽地區甄官署作坊或許不像鄴城地區官方樣式那麼有規範性、限制力，可以這麼說，工匠匠藝的表現讓晉陽地區鎮墓俑呈現出個性化。但從晉陽地區出土的隨葬俑呈現與鄴一樣的喪葬禮制，以俑的種類、數量與樣式的多寡呈現墓主身分地位的方式來看。甄官署對晉陽地區俑的管轄規範是大而範之，此地同樣存在著與鄴城一樣的制度，只是式樣的多樣化代表允許某種寬容度。

（二）特徵形成的背景

從這兩地區俑的分析討論發現，在這王朝重要朝代更替時段，鄴城與晉陽地區墓葬俑群的造型會有所變化，每時期俑群皆有各自的特徵，這特徵如何形成，或許可以從政治環境進行探究。

第一期即整個東魏初期（534-542），東魏並非新成立的王朝，而是一個沿續北魏政權，皇帝來自北魏元氏家族，不過國家實際掌事者是高氏家族。從《北齊書》了解，高歡遷都鄴城只是為了讓京城遠離西安政權並非要革新，所以他遷都時將整個洛陽京城的人搬過來，使得洛陽朝廷的規制，洛陽人的喜好與習性，完全複製到鄴城，所以鄴城是一個從政治到人民習俗都完全複製洛陽的京城。洛陽時尚更為鄴都所追求，洛陽地區所流行的人物造型自然在鄴城地區出現，像是元祐墓（537）中持盾俑造型，見於洛陽地區楊機墓（536）；高雅墓的持盾俑、擊鼓俑，甚至是鎮墓武士俑身下未有方形座，與盾牌上不見任何獸面，皆為北魏洛陽後期俑的樣式。而且在537年入鄴輔政的高澄從小就接受漢師的薰陶，⁷³且在輔政時期積極推動南北聘使往來，⁷⁴這對漢文化對鄴城產生影響有極大的關係，或許如此才讓鄴城出土的隨葬俑仍呈現北魏洛陽時期以來漢文化影響下的隨葬俑造型。

第二期，自東魏興和年間到北齊初期皇建年間（542-561）。當時鄴城地區的主政者高澄與高洋相對其他北齊統治者來說，為較接受漢文化者，高澄在天平三年（537）「入輔朝政」後便積極的推動南北聘使的往來，使得南方的禮制、文學、佛

73 《北齊書·帝紀第三·文襄帝紀》載「魏中興元年，就杜詢講學」。（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三，頁31。

74 （宋）司馬光撰、胡三省注，《新校資治通鑑注·梁紀十三·武帝大同三年》（臺北：世界書局，2009），卷一五七，頁4879。

學、藝術等文化在北傳後逐漸產生影響，鄴城地區隨葬俑雖仍承襲北魏洛陽後期面貌清秀、身穿寬袖褲褶服狀的漢人俑造型，但俑從修長的身型逐漸變成渾圓飽滿但不肥胖的體態，如 547 年堯趙胡仁墓中俑更是完全如此，此樣式為鄴城地區的俑主要造型。不過東魏政權不僅與南方往來，也積極的與北方草原民族往來，興和三年（541）高歡就派使與蠕蠕通和，武定三年（545）更與蠕蠕結為姻親。⁷⁵《太平寰宇記》提到「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伎巧商販，及樂戶以實郡郭。」⁷⁶說明鄴城商業興盛。且據榮新江對北齊「京邑薩甫」名稱探究，與北朝時期粟特聚落的找尋，⁷⁷了解至鄴城的商人也有來自粟特地區者。從東魏武定年的和親舉動與北方（西方）民族到鄴的商業活動，說明鄴城是個國際性都市，有許多北方或西方胡人在此活動，因此 547 年之後鄴城出現了短髮深目高鼻、身穿窄袖長襦衣、微扭身軀的北方或西方胡人造型隨葬俑。

武定八年（549）高澄被殺，高洋繼位丞相後便積極進行「受禪」一事，北齊的建立雖在政治上是一個新局面的開始，但高洋的登基並沒獲得晉陽朝廷的支持，婁氏與晉陽權貴不願意推翻北魏傳統權威，⁷⁸為了獲得晉陽朝廷支持，天保元年（550）高洋雖罷相國府，但他仍設置并省讓晉陽朝廷存在，自己仍維持以往的傳統，頻繁往來於鄴與晉陽，讓反對他受禪的權貴大臣不覺政局改變的影響，或許在這種政治環境下，不僅在鄴城的隨葬俑造型仍以延續東魏時期的樣式為主，就連晉陽地區的隨葬俑也能見到鄴城地區東魏時期隨葬俑的樣式，如賀拔昌墓與寶興墓中鎮墓武士俑見到東魏時期鎮墓武士俑的服飾，賀拔昌墓與賀婁悅墓中背盾俑造型與高雅墓中持盾俑相似，女侍俑頭梳雙髻穿寬袖交領衣褲的樣式也見於高長命墓。而且晉陽地區的鎮墓武士俑足下大都沒有台座，人面獸頭頂出現三角錐，腳以爪呈現，前肢長翼等皆為北魏洛陽後期的特色，更可見到與北魏的聯繫。再者，文宣帝高洋一即位後馬上頒布「吉凶車服制度」，讓晉陽地區出現隨葬俑，⁷⁹原本在東魏時

75 《北齊書·帝紀第二·神武下》載「三年五月，神武北巡，使使與蠕蠕通和」，頁 21。《資治通鑑·紀十五·武帝大同十一年》「魏與柔然頭兵可汗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台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卷一五九，頁 4928-4929。

76 （宋）樂史，〈河北道相州〉，《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卷五五，頁 437。

77 榮新江，〈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4-5。

78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兩魏齊周時期的霸府與王都〉，頁 302。

79 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頁 64。

期僅一種樣式的鄴城地區鎮墓俑，在北齊時期出現二種樣式，出現非官員墓中鎮墓俑樣式，與來自甄官署作坊皇室墓略有差異。

第三期從武成帝高湛即位到北齊滅亡（561-577），高湛執政初年（561-565）表面上晉陽勳貴氣燄仍高漲，但高湛並非受人擺布者，562年婁太后過世、禁軍將領高歸彥的叛變，尤其是563至564年北周與突厥聯合進攻晉陽，對晉陽勳貴地位造成衝擊，讓武成帝趁機提昇皇權。⁸⁰ 565年武成帝禪位於年僅十歲的後主高緯，以確保皇位繼承的穩定性，此舉動並未遭到宗室勳貴的反對，這說明北齊政治環境改變，皇權提升，晉陽—鄴城的二元體制衰落。此外，武成帝高湛在位之際（562），為北齊政治史上極具特色的恩倖政治時期，著名者如和士開與祖珽皆利用皇帝對西胡事物的喜好，積極學習而獲寵。⁸¹ 朝中為官者有許多來自西域者、或是懂得西域事物，⁸² 皇室的喜愛讓社會瀰漫於胡風之下，朝廷內的官員、貴族功勳沉溺於西域的歌舞、遊戲與玩物中。⁸³ 這種政治環境的改變與皇帝的喜好傾向，也表現在北齊的人物造型藝術。

北齊中葉之後（562）無論是鄴城或是晉陽兩地區的侍衛俑體態皆更加高大，皆有個厚實的胸膛。鄴城地區持盾俑一改漢制下的服飾穿著胡人袒右肩褲褶服，高潤墓中出現雙手握於胸前的三稜風帽俑，與身型修長頭戴三稜風帽身穿圓領窄袖長袍的吹奏騎俑，高潤墓與堯峻墓中體態壯碩的鎮墓武士俑，吳橋 M3 墓中圓頂風帽形象的持盾俑，崔昂墓中出現被西方學者認為是受到西方影響下的鎮墓武士俑，⁸⁴ 這些新樣式的隨葬俑皆呈現當時社會西胡化的風氣。晉陽地區的隨葬俑雖承襲於北齊初年的樣式，不過也出現許多新樣式，如庫狄業墓中人面獸非獅身而是馬身樣

80 王怡辰，〈北齊前期的恩倖政治〉，收入氏著，《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312-330。

81 《北齊書·恩倖·和士開》，頁685-686。「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北齊書·祖珽傳》，頁516。「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語。」

82 關於此現象從《隋書·音樂志》與《北齊書·恩倖》中皆可發現。在《隋書·音樂志》，頁331提到「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北齊書·恩倖》，頁685中也提到「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頁694「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

83 萬繩楠，〈北齊的鮮卑化與西胡化〉，收入氏編，《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安徽：黃山書社，1999），頁297。

84 James C.Y. Watt, "Luogang and After, 6th Century in the North," pp. 238-243.

式，曾見於平城時期雁北 M2 墓中人面獸，⁸⁵ 徐顯秀墓與太原南郊壁畫墓中鎮墓武士俑出現手按胸前未按盾的姿態，也曾出現在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拱門外側金剛力士像上，⁸⁶ 庫狄業墓中鎮墓武士俑頭戴的並非傳統兜鍪，而是北方民族常用的捲沿帽，婁叡墓中出現鎧甲飾著桃形金花（搖葉）的騎兵俑，這種服飾上綴滿搖葉的裝飾作法早在 1 至 3 世紀的安息地區雕塑上就可見到，⁸⁷ 也反映出這時期晉陽社會受到北方胡人或西方事物影響。

古代中國，政治領導一切，雖然工藝創作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如作坊與模具往來、文化交流等，不過從對東魏北齊隨葬俑的分期討論可知，俑呈現的人物造型風格樣式絕非工匠作坊技法就能涵蓋一切，政治因素顯然影響其中。當國家處在保守氛圍下，俑的呈現就會趨向守成的狀態，但當掌事者在保守的束縛下欲有作為時，也可發現俑出現創新樣式，但也是在所謂的傳統（洛陽地區）找尋新樣式。此外朝廷對外政策也影響了隨葬俑的造型，因此在積極推動與南方交流的東魏時期，隨葬俑仍以北魏洛陽樣式為主，但從東魏晚期，草原民族蠕蠕國的示好也讓這時期墓葬中出現西域色彩的俑，北齊中後期皇帝對西來物品的喜愛更明顯呈現於隨葬俑。

結 論

北齊時期設立太府寺管理提供喪葬時所需要明器的甄官署，天保元年（550）朝廷頒布「吉凶車服制度」詔令，代表了墓葬中的明器與隨葬俑使用必須根據墓主的身分品秩，這時甄官署督製下的樣式，便成為提供皇室、高官等具賜葬資格的墓葬使用。

綜上所述，鄴城地區鎮墓俑顯示，至少在東魏武定年間（547）俑就出現一致性，也就是前文所謂「東魏樣式」，從文宣帝灣漳墓中鎮墓武士俑與東魏的堯趙胡仁墓者極為相似，東魏時期的安陽地區墓葬中的鎮墓俑也與鄴地區的堯趙胡仁墓相

8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磚室墓 M2〉，《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45，圖 31。Liu Junxi and Li Li,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a Group of Northern Wei Tombs in Datong," *Oriental Art* 33.5(2002), pp. 46.

86 八木春生，〈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金剛力士像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佛教美術と漢民族化》（京都：法藏館，2004），頁 9，圖 2。

87 孫機，〈步搖、布搖冠、搖葉飾片〉，收入氏著，《中國聖火》（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98-100。

似，推測東魏樣式不僅為東魏時期甄官署使用的樣式，更為一般作坊使用。但到北齊時期具賜葬資格的墓葬或皇室墓，與不具賜葬資格墓葬中隨葬俑略顯差異，整體來說無論皇室使用的樣式，或是不具賜葬資格墓葬的樣式皆呈現同一風格，只是不具賜葬資格墓葬者會在細節處多些裝飾變化，會產生此變化，似乎「吉凶車服制度」頒布後，甄官署在製作明器的職責下，造成鄴城地區隨葬俑出現官方樣式與非官方樣式。

晉陽地區鎮墓俑雖未像鄴城地區一樣建立官方樣式且不具一致性，但從此地具賜葬資格墓葬內隨葬俑的精美與成熟來看，無法否認精巧的工匠提供作品給高階的墓葬，也說明此地應有甄官署指揮的作坊。既然此地與鄴城一樣設有甄官署監督下作坊，鎮墓俑之所以會呈現個別性而非單一式樣，或許應該與霸府本身政軍角色有關。高歡在晉陽設霸府其因於「晉陽戎馬之地」，⁸⁸ 因此東魏初年就在霸府設立騎兵曹與外兵曹統管國家兵馬，550 年高洋文宣帝罷相國府，將相國府「諸司監歸尚書」⁸⁹ 時，「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⁹⁰ 表示在北齊朝廷中除了二個統管全國兵馬機構在晉陽外，其他的機構皆在鄴城，這說明晉陽這城市的軍事職能。雖然鄴城與晉陽間有多條大道通行，但兩都以太行山相隔，在鄴城的朝廷可能無法對晉陽的甄官署作坊進行細節上管理，便讓晉陽地區工匠得以展現其技藝與藝術性。

至於鄴城與晉陽兩地區隨葬俑的地域性風格，正如學者們所提與當地居民與工匠有很大關係。鄴城地區居民的主體來自洛陽的四十萬戶，這些人除了洛陽朝廷中的官僚體系外還有工匠，他們將北魏洛陽文化完全搬到鄴城，使鄴城呈現洛陽時期文藝風格，隨葬俑造型風格自然來自洛陽。至於聚集晉陽地區者為隨著高氏家族而來的懷朔集團，與六鎮之亂時被迫從平城到冀、定、瀛就食者，讓晉陽呈現鮮卑文化色彩，使得晉陽地區隨葬俑自然呈現鮮卑文化風格。不過從晉陽地區的隨葬俑不斷地出現與鄴城地區俑相似性來看，兩地隨葬俑雖有各自的地域性，但皇帝、官員等人員的往來確實對兩地隨葬俑造型產生影響，尤其是在晉陽地區，北齊初期出現的背盾俑服飾，籠冠俑與女侍俑的姿態，皆可在鄴城地區找到原型。因此對這兩地區隨葬俑呈現的風格問題，本文認為在兩地各自的地域性風格下，晉陽地區隨葬俑

88 (唐)李百藥，〈司馬子如〉，《北齊書》，卷一八，頁242。

89 (唐)李百藥，〈唐邕〉，《北齊書》，卷四十，頁532。

90 (唐)李百藥，〈文宣帝〉，《北齊書》，卷四，頁54。

的造型受到鄴城地區影響。⁹¹

晉陽地區的甄官署作坊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北齊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⁹² 前已提及山西晉陽地區的石窟開鑿早在東魏初年就開始，整個王朝不僅晉陽附近，在晉陽通往鄴城的路線上也出現許多石窟，其中不乏官方或是皇室開鑿。⁹³ 晉陽地區隨葬俑豐壯的特性，見於 545 年之後的石窟造像，⁹⁴ 晉陽隨葬俑也呈現北齊石窟造像風格。⁹⁵ 如此看來，晉陽地區雖在北齊才出現隨葬俑，且在北齊才建立的第三年賀拔昌墓中隨葬俑就出現相當成熟的作品，清楚的呈現晉陽人物特性，應該與當地石窟工匠有關。此外從庫狄迴洛墓中出土的舞蹈胡俑與行走中的女官俑，顯示了晉陽地區匠藝水準並不比鄴城地區差，只是從墓葬俑的觀察看來，晉陽地區不似鄴城之形成俑形相似的官方樣式，確實是晉陽霸府的一種特殊性。

所謂官方作坊與官式樣是對歷代官手藝研究中重要的一環，官式樣的種類抽改，和官方的規範、管轄方式及禁制力，都是各方研究的重心，且尚能獲取一定結論。本文之作試圖於其中提出一些自己的整理心得，或能於其中貢獻一二。

〔後記〕本文獲得國立故宮博物院蔡玫芬教授諸多指導，並承蒙匿名審查者諸多的寶貴意見，謹申謝忱。

91 李裕群在對鄴城與晉陽兩地區石窟的討論發現，晉陽地區石窟也受到鄴城地區影響。參閱李裕群，〈石窟寺區域類型研究——石窟寺的分區〉，頁 185-186。

92 （唐）魏徵等撰，〈百官中〉，《隋書》，卷二七，頁 757。

93 李裕群，〈山西北朝時期小型石窟的考察與研究〉，頁 49-52。

94 李裕群，〈石窟寺區域類型研究——太原附近諸石窟〉，頁 77。

95 佐藤雅彥，〈北朝の土偶〉，頁 179。

附錄一 東魏北齊時期鄴城地區隨葬俑墓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537	元祐墓	正一品	人面獸	甲騎具裝俑、儀仗侍衛騎俑	持盾俑、箭囊俑、擊鼓俑	披麾侍從俑	僕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磁縣北朝墓群發現東魏皇族元祐墓〉，《考古》，2007年11期，頁3-6
537	高雅夫婦墓	從三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持盾俑、擊鼓俑、箭囊俑	風帽俑、文吏俑、儀仗俑、侍從俑		駱駝、羊、驢、豬、	磨、灶、碓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3期，頁17、20-21
543	安陽固岸51號墓		鎮墓俑（人面獸、獸面獸）		鎧甲俑、侍衛俑、箭囊俑、	侍從俑、文吏俑	踏碓女俑、捧箕女俑、執盆女俑、僕俑	狗、羊、豬、雞、牛	牛車、磨、倉、灶、厠、碓、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市固岸墓地Ⅱ區東魏墓〉，《考古》，2008年5期，頁49-58
547	高長命墓	正二品		甲冑侍衛騎俑	侍衛俑、持盾俑、箭囊俑、擊鼓俑、	文吏俑、女官俑、儀仗俑、侍從俑、女侍俑	胡俑、持盆女俑	羊、雞、狗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3期，頁18、21
547	堯趙胡仁墓	西荊南陽郡君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甲騎具裝俑、鼓吹騎俑	持盾俑、箭囊俑、侍衛俑、擊鼓俑	文吏俑、儀仗俑、風帽俑、女官俑、侍從俑、女侍俑	舞俑、胡俑、僕俑、持盆女俑、提物女俑	羊、雞、狗、豬、馬、牛	牛車、磨、厠、倉、井、碓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年6期，頁391-400、428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550	茹茹公主墓	皇室墓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甲騎具裝俑、執物騎俑、侍從騎俑	箭囊俑、持盾俑、侍衛俑、持鞭俑、擊鼓俑	文吏俑、風帽俑、女官俑、侍從俑、女侍俑	胡俑、跽坐俑、薩滿巫師俑、踏碓女俑	馬、駱駝、牛、驢、狗、羊、豬、雞、虎	倉、碓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頁1-9
553	元良墓	魏故浮陽□□君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獸面獸）、		箭囊俑、侍衛俑、持盾俑、擊鼓俑、	文吏俑、圓頂風帽俑、三稜風帽俑、侍從俑、女侍俑	持盆女俑、端箕女俑	羊、雞、馬、牛、駱駝、馱馬、狗、豬	倉、灶碓、井	磁縣文物保管所，〈河北磁縣北齊元良墓〉，《考古》，1997年3期，頁33-39、85
550-555	安陽固岸2號墓	平民墓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持盾俑、侍衛俑、箭囊俑、擊鼓俑	風帽俑、侍從俑、		狗、羊、豬、牛	牛車、磨、井灶、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縣固岸墓地2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7年2期，頁30-51
560	磁縣灣漳大墓	推測為文宣帝墓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侍從騎俑、文吏騎俑、甲騎具裝俑、甲冑侍衛騎俑、籠冠擊鼓騎俑	鎧甲俑、侍衛俑、箭囊俑、擊鼓俑、	文吏俑、風帽俑、籠冠俑、平巾幘裙俑、女官俑、儀仗俑、侍從俑、女侍俑	持盆女俑、端箕女俑、踏碓女俑、跽坐俑、連體女侍俑、舞俑	馬、駱駝、牛、羊、豬、狗、雞	車、廟虎子、井、倉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566	崔昂墓	正三品	鎮墓武士俑			風帽俑、儀仗俑、女侍俑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年11期，頁27-37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 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566	堯峻夫婦合葬墓	從一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持盾俑、侍衛俑、擊鼓俑	風帽俑、女侍俑、儀仗俑、女官俑		羊、狗、馬	灶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年4期，頁16-22
571	賈進墓	正二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擊鼓俑、侍衛俑、箭囊俑	侍從俑、文吏俑		狗、羊、豬、牛	牛車、磨、灶倉、井碓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北齊賈進墓〉，《考古》，2011年4期，頁42-49
576	范粹墓	從一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	騎馬儀仗俑	持盾俑、箭囊俑、擊鼓俑、	風帽俑、侍從俑、儀仗俑、女侍俑	胡俑、女跽坐俑	馬、牛、駱駝、豬、雞	牛車、磨、灶倉、井碓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期，頁42-57
576	高潤墓	正一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甲騎具裝俑、侍從騎俑、籠冠騎俑、女侍騎俑、擊鼓騎俑、鼓吹騎俑	甲冑箭囊俑、持盾俑、侍衛俑、擊鼓俑、鼓吹俑	文吏俑、圓頂風帽俑、籠冠俑、侍從俑、女侍俑、三棱風帽俑	胡俑、僕俑	馬、驢、駱駝、牛、羊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頁235-243，轉頁234
577	李希宗夫婦合葬墓			甲騎具裝俑、騎馬鼓樂女俑、騎馬儀仗俑、騎馬女侍俑	持盾俑、吹奏俑、侍衛俑	文吏俑、儀仗俑、侍從俑、女侍俑、袒肩儀仗俑、圓頂風帽俑	男僕俑、端箕俑、踏碓女俑	馱馬、牛、駱駝	倉、灶井	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縣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頁382-390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 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封氏墓群		人面獸	甲騎具裝 俑、騎俑	持盾俑、 侍衛俑	袒肩儀衛 俑、風帽 俑、文吏 俑、侍從 俑、女官 俑、侍從 俑	女跽坐俑	馬、牛、 駱駝、雞	車、廁 倉、	張季，〈河北 景縣封氏墓 群調查記〉， 《考古通 訊》，1957年 3期，頁28-37
	河北吳橋 M3墓		鎮墓武士 俑、鎮墓獸 (人面獸、 獸面獸)	甲騎具裝 俑	持盾俑、 武士俑、 侍衛俑	三稜風帽 俑、擊鼓 俑、風帽 俑、文吏 俑、儀仗 俑、侍從 俑	女俑	馬、馱馬 駱駝、豬 雞、狗、 羊	車、井 磨、倉 錐、灶	河北省滄州地 區文化館， 〈河北省吳橋 四座北朝墓 葬〉，《文 物》，1984年 9期，頁2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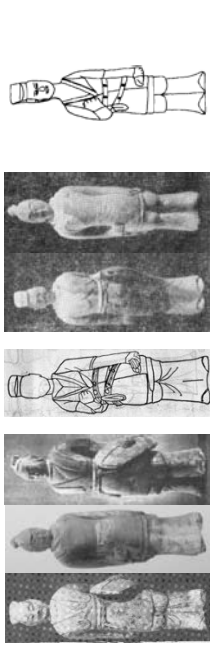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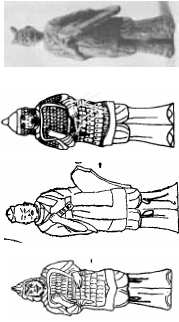
附錄二 東魏北齊時期晉陽地區隨葬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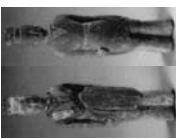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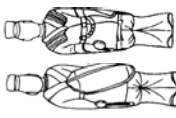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553	賀拔昌墓	從一品	鎮墓武士俑	甲騎具裝 俑、騎馬 執物俑、 擊鼓騎 俑、吹奏 騎俑	背盾俑	三枝風帽 俑、籠冠 俑、文吏 俑、女侍 俑	雜伎俑	豬、牡 豬、狗、 羊、雞、 馬、馱馬 駱駝	井、磨 錐、廟	太原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 〈太原北齊賀 拔昌墓〉， 《文物》， 2003年3期， 頁11-25
555	□莫陳阿仁伏墓	正五品	鎮墓武士 俑、鎮墓獸 (人面獸)		佩劍俑、 鼓吹俑、 持盾俑	儀仗俑		牛、駱駝	牛車、 井、灶 錐、廟	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太原 西南郊北齊洞 室墓〉，《文 物》，2004年 6期，頁35-46
559	竇興墓	正二品	鎮墓武士 俑、鎮墓獸 (人面獸、 獸面獸)			女侍俑			井、灶 錐、廟磨	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太 原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太 原開化村北 齊洞室墓發掘 簡報〉，《考 古與文物》， 2006年2期， 頁7-12
559	張肅墓	處士	鎮墓武士 俑、鎮墓獸 (獸面獸)		鼓吹俑	女侍俑	蹲踞女俑	馬、駱駝 牛、豬、 雞、狗	井、灶廟	山西省博物館 編，《太原壙 坡北齊張肅墓 文物圖錄》， 北京市：中國 古典藝術出版 社，1958年
560	賀婁悅墓	正二品	鎮墓武士 俑、鎮墓獸 (人面獸、 獸面獸)		鼓吹俑、 背盾俑、 佩劍俑、 吹奏俑	儀仗俑、 文吏俑、 女侍俑	女跪俑	馬、駱駝 豬、羊	牛車	太原市文物管 理委員會， 〈太原市神堂 溝北齊賀婁 悅墓整理簡 報〉，《文物 季刊》，1992 年3期，頁 33-38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562	庫狄迴洛墓	從一品	鎮墓武士俑		佩劍俑、背盾俑、鼓吹俑、侍衛俑	龍冠俑、女官俑、披氅三棱風帽俑、三棱風帽俑	舞俑、琵琶俑	羊	灶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3期。頁377-402
565	狄湛墓	正四品			佩劍俑持盾俑背盾俑鼓吹俑	三棱風帽俑			倉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狄湛墓〉，《文物》，2003年3期，頁37-42
565	張海翼墓	正三品	鎮墓武士俑	甲騎具裝俑	持盾俑、佩劍俑折沿風帽俑	文吏俑、儀仗俑、女侍俑、三棱風帽俑、		牛、駱駝狗、羊		李愛國，〈太原北齊張海翼墓〉，《文物》，2003年10期，頁41-49
567	韓裔墓	從一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獸面獸）	甲冑騎兵俑、吹奏騎俑、甲騎具裝俑	侍衛俑、箭囊俑、持盾俑、佩劍俑	侍從俑、女官俑、女侍俑、三棱風帽俑		馬、馱馬、牛、羊、豬	灶	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北齊韓裔墓〉，《文物》，1975年4期。頁64-73
567	庫狄業墓	正二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鎧甲侍衛俑、佩劍俑、持盾俑、	披氅三棱風帽俑、三棱風帽俑圓頂風帽俑、持劍女官俑、女侍俑		馬、雞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庫狄業墓〉，《文物》，2003年3期，頁26-36
570	婁叡墓	正一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甲騎具裝俑、騎馬文吏俑、騎兵俑、騎馬鼓吹俑（擊鼓俑、吹奏俑）、執物騎俑	持盾俑侍衛俑佩劍俑鼓吹俑牽馬俑	侍從俑、龍冠俑、女官俑、儀仗俑、女侍從俑、三棱風帽俑	女僕俑、女跪俑	牛、馬、馱馬、駱駝、豬、羊、狗、雞	倉、錐磨、灶井、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代	墓主	官位	鎮墓俑	出行儀仗俑			侍僕與舞俑	動物俑	明器	出處
				騎兵俑	侍衛俑	儀仗俑				
571	徐顯秀墓	正一品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獸面獸）	擊鼓騎兵俑、辮髮騎兵俑、鼓吹騎兵俑、騎兵俑、	佩劍俑、披麾佩劍俑、持盾俑、侍衛俑、鼓吹俑	披氅三棱風帽俑、三棱風帽俑、籠冠俑、文吏俑、侍從俑、持劍女俑、女侍從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0期，頁4-39
	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		鎮墓武士俑、鎮墓獸（人面獸、獸面獸）	執物騎兵俑	佩劍俑、持盾俑、擊鼓俑、侍衛俑	籠冠俑、侍從俑、三棱風帽俑		馬、豬、羊、雞	牛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文物》，1900年12期，頁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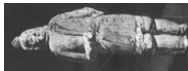
圖表一 鄴城與晉陽地區侍衛俑造型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期 (528-534)		
550	547	547	537	536		532	528	
								
								
茹公主墓						洛陽地區		
堯趙胡仁墓						鄴城地區		
高長命墓								
安陽固岸M51墓								
						晉陽地區		

北齊後期 (562-576)		北齊初期 (550-561)	
567	565	565	553
洛陽地區		洛陽地區	
鄴城地區		鄴城地區	
 堯峻墓		 灣漳墓	
		 安陽固岸M2墓	
		 元良墓	
 韓裔墓 張海翼墓 狄湛墓 庫狄迴洛墓		 賀婁悅墓	
		 賀拔昌墓	
		☐ 莫陳阿仁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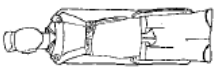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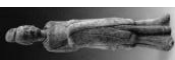
北齊後期 (562-576)					
576	576	576	571	570	567
洛陽地區					
鄴城地區					
 吳橋M3墓 李希宗墓 范粹墓 高潤墓 賈進墓					
晉陽地區					
 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 徐顯秀墓 庫狄業墓 婁叡墓					

圖表二 鄴城與晉陽地區軍樂俑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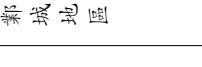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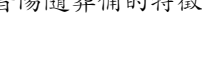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期 (528-534)				
561	560	559	555	553	550	547	547	537	528	洛陽地區				
										 賀婁悅墓  張肅墓  莫陳阿仁伏墓				
				 元璋墓  安陽固岸M2墓  元良墓				 茹茹公主墓  高長墓  堯趙胡仁墓		 高雅墓				
										 聯體磚廠  元邵墓				

北齊後期 (562-576)				
576	576	576	571	562
洛陽地區				
鄴城地區				
李希宗墓 范粹墓 高潤墓 賈進墓				
晉陽地區				
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 徐顯秀墓 狄湛墓 庫狄迴洛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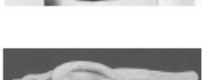
圖表三 鄴城與晉陽地區文吏俑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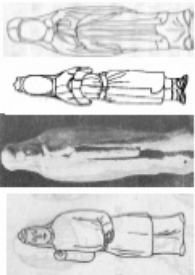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期 (528-534)		
576	571 565	561 560 553		550 547 547		537 536	528 526	   	聯體碑廠元邵墓呂達墓染華墓	
 吳橋M3墓	 高涇墓	 灣漳墓 元良墓	 茹茹公主墓 高長命墓 趙胡仁墓	 高雅墓	 楊機墓					
 張海翼墓		 賀婁悅墓								晉陽地區

圖表四 鄴城與晉陽地區籠冠俑造型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洛陽後期 (528-534)	
576	571	570	567	565	562	560	550	547	547		
 封氏墓						 堯峻墓					
 高潤墓						 灣潭墓					
 高長命墓						 趙胡仁墓					
 茹茹公主墓						 高長命墓					
 聯體磚廠M2						 鄴城地區					
 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						 徐顯秀墓					
 婁叡墓						 韓裔墓					
 庫狄迴洛墓						 庫狄迴洛墓					

圖表五 鄴城與晉陽地區風帽俑造型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 後期	
571	570	567	567	565	562	560	553	547	537	
										洛陽地區
 堯峻墓					 元良墓  潯漳墓	 茹茹公主  堯趙胡仁	 高雅墓			鄴城地區
 徐顯秀墓	 婁叡墓	 韓裔墓	 庫狄業墓	 庫狄湛墓	 庫狄迴洛墓	 賀拔昌墓				晉陽地區

北齊後期 (562-576)		洛陽地區	鄴城地區	晉陽地區
576			 吳橋M3墓	 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
			高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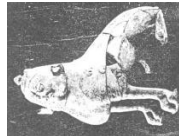
圖表七 鄴城與晉陽地區鎮墓武士俑造型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後期 (543-550)	東魏初 534-542	洛陽 後期
II 式			II 式			I 式		
 吳橋M3墓 崔昂墓	 高潤墓 賈進墓	 堯峻墓 范粹墓	 元良墓 固岸M2			 灣漳墓	 固岸M23墓 堯趙胡仁墓 茹茹公主墓	 高雅墓
			 鄴城地區					
						 楊機墓	 元邵墓	洛陽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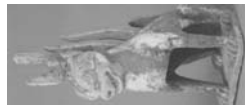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後期 (543-550)	洛陽後期
II 式	I 式	II 式	I 式	I 式	
 (太原1) (太原2) 北齊南郊壁畫墓	 張海翼墓	 □莫陳阿仁伏墓	 賀拔昌墓		晉陽地區
 (徐鎮1) (徐鎮2) 徐顯秀墓	 庫狄迴洛庫狄業墓	 賀婁悅墓	 寶興墓		
 婁叔墓					

圖表八 鄴城與晉陽地區人面獸造型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	
北齊後期 (561-576)	I 式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 (-534)
II 式		II 式	I 式	II 式	
高潤墓	吳橋M3墓	灣漳墓	固岸M2墓	固岸M23墓	元邵墓
堯峻墓	賈盡墓	刑晏墓	高雅墓	楊機墓	洛陽地區
					鄴城地區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		
北齊後期 (561-576)	I 式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 (-534)
	II 式					
	II 式		封子繪墓		茹茹公主墓	鄴城地區
太原南郊北齊墓			□莫陳阿仁伏墓		賀婁悅墓	晉陽地區
庫狄業墓			婁叡墓			

圖表九 鄴城與晉陽地區獸面獸造型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 (-534)
II 式	I 式	II 式	I 式	II 式	I 式	I 式		
 高潤墓	 賈進墓	 濟漳墓	 固岸 M2 墓	 茹茹公主墓	 固岸 M51 墓	 刑晏墓	 高雅墓	 元邵墓
								洛陽地區
								鄰城地區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	
北齊後期 (561-576)		北齊初期 (550-561)		東魏晚期 (543-550)		東魏初期 (534-542)	洛陽後 (-534)
II 式	I 式	II 式	I 式	II 式	I 式	I 式	
	 婁叡墓		 寶興墓	 張肅墓			
	 太原南郊 北齊墓						晉陽地區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出版社,1984。
- (北齊)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唐)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 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9。
- (唐)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唐)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宋) 司馬光撰、胡三省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2009。
- (宋) 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二、近代論著

- 小林仁,〈北朝的鎮墓獸——胡漢文化融合的一個側面〉,李書吉、張慶捷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148-165。
-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3期,頁20-33。
-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0期,頁4-23。
-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0期,頁1-2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鄂爾多斯博物館,〈烏審旗滾梁北朝墓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頁478-483。
- 王銀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6期,頁89-93。
- 王怡辰,〈北齊前期的恩倖政治〉,收入氏著,《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 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29-98。
-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林聖智,〈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像〉,《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期(2008年),頁1-33。
- 李梅田,〈北齊墓葬文化因素分析——以鄴城、晉陽為中心〉,《中原文化》,2004年4期,頁59-65。

-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李裕群，〈山西北朝時期小型石窟的考察與研究〉，收入巫鴻編，《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27-55。
- 汪波，〈并州概論〉，《魏晉北朝并州地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15-60。
-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曲陽發現北魏墓〉，《考古》，1972 年 5 期，頁 33-35。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固岸墓地考古發掘收穫〉，《華夏考古》，2009 年 3 期，頁 19-23。
-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7-189。
-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 年 4 期，頁 218-243。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壁畫墓〉，《文物》，1995 年 8 期，頁 26-35。
-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前杜樓北魏石棺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年 12 期，頁 37-51。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 年 9 期，頁 44-57。
-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楊機墓出土文物〉，《文物》，2007 年 11 期，頁 56-69。
- 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 張惠明，〈響堂山和駝山石窟造像風格的過渡特徵〉，《敦煌研究》，1989 年 2 期，頁 35-45。
- 張慶捷，〈虞弘墓石槨圖像整理散記〉，《藝術史研究》，5 輯（2003），頁 199-222。
- 孫機，〈步搖、布搖冠、搖葉飾片〉，收入氏著，《中國聖火》，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87-106。
-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 年 5 期，頁 414-425。
- 陶希聖編校，《中國政治制度史——魏晉南北朝》，臺北：啟業書局，1979。
- 趙學鋒主編，《北朝墓群皇陵陶俑》，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 楊効俊，〈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考古與文物》，2000 年 5 期，頁 68-88。
-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126-139。
- 榮新江，〈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3-16。
- 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萬繩楠，〈北齊的鮮卑化與西胡化〉，收入氏編，《陳寅恪 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安徽：黃山書社，1999，頁 327-336。

- 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收入曾布川寬，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頁 67-76。
- 八木春生，〈中國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金剛力士像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佛教美術と漢民族化》，京都：法藏館，2004，頁 8-40。
- 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佛教藝術》，297 號，2008 年，頁 48-70。
- 小林仁，〈隋俑考〉，收入清水真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2000，頁 345-362。
- 矢部良明，〈貴族の時代の陶磁器〉，《中國陶磁の八千年》，東京：平凡社，1992，頁 73-134。
- 矢部良明，〈北朝の陶磁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6 號，1981 年，頁 31-144。
- 吉村芑子，〈中国墓葬における独角系鎮墓獸の系譜〉，《MUSEUM》，583 號，2003 年，頁 45-66。
- 佐藤雅彦，〈北朝の土偶〉，收入氏著，《陶磁・土偶》，東京：平凡社，1972，頁 39-47。
- 秋山進午，〈中國古代の土偶〉，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0》，東京：小學館，1982，頁 243-265。
- 室山留美子，〈北朝隋唐の人頭・獸頭獸身像の考察——歴史的、地域的分析〉，《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13 號（2003），頁 95-148。
- 富田哲雄，《陶俑》，東京：平凡社，1998。
- 蘇哲〈東魏——北齊の壁畫墓〉，收入《魏晉南北朝壁畫墓の世界：絵に描かれた群雄割拠と民族移動の時代》，東京：白帝社，2007，頁 140-223。
- Fong, Mary H. "Antecedents of Sui-Tang Burial Practices in Shaanxi." *Artibus Asiae* vol. 51. 3/4 (1991), pp. 147-195.
- Liu Junxi and Li Li.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a Group of Northern Wei Tombs in Datong." *Oriental Art* 33.5(2002), pp. 42-47.
- Watt, C. Y. James. "Luogang and After, 6th Century in the North." in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edited by James C. Y. Watt et al., pp. 238-243.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2004.
- Zhang Qingjie. "New Archaeological and Art Discoverie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Period in Shanxi Province." *Oriental Art*, 33.5(2002), pp. 54-60.

三、圖版出處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 年 5 期，頁 41-42。

-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 年 4 期，頁 219-220。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壁畫墓〉，《文物》，1995 年 8 期，頁 29。
- 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南水北調工程——考古發掘出土文物集萃（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趙學鋒主編，《北朝墓群皇陵陶俑》，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磁縣北朝墓群發現東魏皇族元祐墓〉，《考古》，2007 年 11 期，頁 5。
-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 年 3 期，頁 26-28。
-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編，《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市固岸墓地 II 區東魏墓〉，《考古》，2008 年 5 期，頁 56，圖版 8。
-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 年 6 期，頁 394-396，圖版 8。
-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 4 期，頁 8。
- 磁縣文物保管所，〈河北磁縣北齊元良墓〉，《考古》，1997 年 3 期，頁 33-37。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縣固岸墓地 2 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7 年 2 期，頁 33-3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 年 11 期，頁 34。
-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 年 4 期，頁 18。
-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北齊賈進墓〉，《考古》，2011 年 4 期，頁 46，圖版 12、14。
-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 年 1 期，頁 52-55。
-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 年 3 期，頁 239-240。
- 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縣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 6 期，頁 385。
-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 年 3 期，圖版 12、13。
- 河北省滄州地區文化館，〈河北省吳橋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 年 9 期，頁 36-37。
-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賀拔昌墓〉，《文物》，2003 年 3 期，頁 14。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文物》，1990 年 12 期，頁 728，圖版 2、3、4。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開化村北齊洞室墓發掘簡報〉，《考古與

文物》，2006 年 2 期，頁 9。

山西省博物館編，《太原壙坡北齊張肅墓文物圖錄》，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市神堂溝北齊賀婁悅墓整理簡報〉，《文物季刊》，1992 年 3 期，頁 34、圖版 4、5。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 年 3 期，圖版 7、8、9、10。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狄湛墓〉，《文物》，2003 年 3 期。

李愛國，〈太原北齊張海翼墓〉，《文物》，2003 年 10 期，頁 45。

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北齊韓裔墓〉，《文物》，1975 年 4 期，頁 72，圖版 3。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庫狄業墓〉，《文物》，2003 年 3 期，頁 28-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 10 期，頁 25-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西南郊北齊洞室墓〉，《文物》，2004 年 6 期，頁 38-39。

A Study of Official Style During the Period of Eastern Wei-Northern Qi

Liu Wei-chi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Ye and Jiny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Eastern Wei/ Northern Qi Dynasty to identify the reason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ortuary figurines between these two areas. Studying the tomb figurines from Ye and Jinyang,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official workshops since the early Northern Qi Dynasty. Furthermore, under the imperial decrees, there was consistent style in mortuary figurines from the capital of Eastern Wei, Ye, including both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forms. The figurines from Jinyang showed the individuality, but not the official style. This difference may be resul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special role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Jinyang. However, due to frequent and close contact between these two reg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tuary figurines from Jinyang area, where northern barbarian culture was popular, were affected by Northern Wei Loyang culture.

Keywords: Eastern Wei-Northern Qi, Ye, Jin Yang, Tomb-guardian Creatures, Tomb-guardian Warriors, official style



圖1 賀拔昌墓中隨葬俑



圖2 □莫陳阿仁伏墓中隨葬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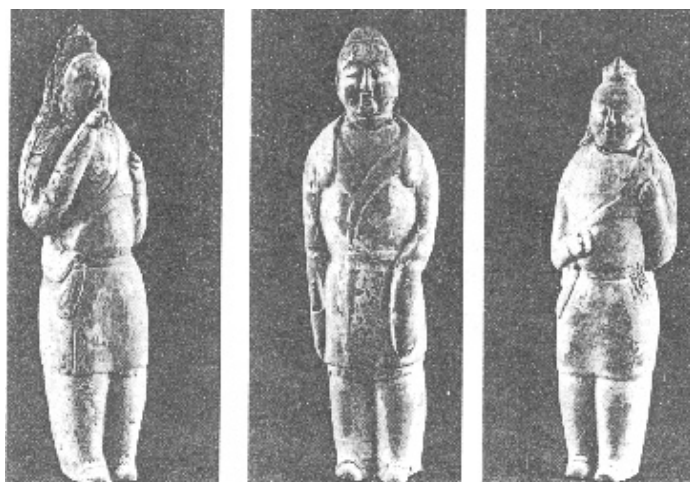


圖3 賀婁悅墓中隨葬俑



庫狄迴洛墓

狄湛墓

庫狄業墓

婁叡墓

圖4 北齊中後期晉陽地區隨葬俑



圖5 庫狄迴洛墓特殊樣式隨葬俑



圖6 庫狄迴洛墓與鄴城灣漳墓中造型相似的隨葬俑



圖7 茹茹公主墓中鎮墓武士俑



圖8 賀婁悅墓中獸面獸



圖9 韓裔墓中獸面獸